

墮天使系列 ①

西線種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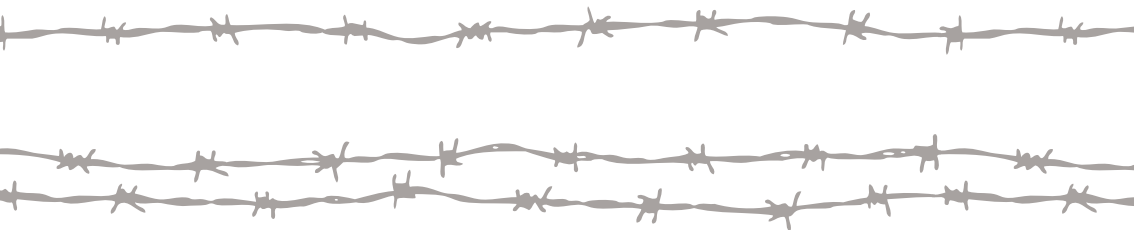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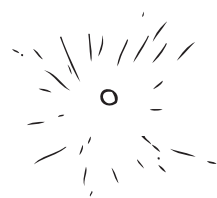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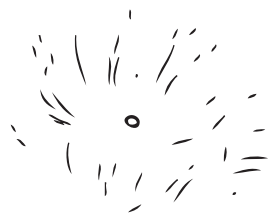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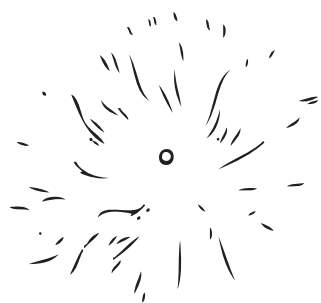
一場本應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
硝煙之中，西線的種子仍在等待黎明。

袁孜思
——
著

墮天使系列
1

西線種子

袁孜思
——
著



目錄

背 景	4
-----	---

第一章

1.1 神秘兵團首聚會	8
1.2 熱血神父衝前線	21
1.3 天使再顯現	39

第二章

2.1 戰線上的種子	50
2.2 閃耀的藝術天賦	65
2.3 和平使者暖前線	86

第三章

3.1 澳新軍團出發助西線	100
3.2 初到埃及美娜軍營	118
3.3 軍隊神父異地蒙恩	128
3.4 大戰中首個聖誕節	137
3.5 暫別美娜軍營	148

第四章

4.1 令人垂涎的達達尼爾海峽	156
4.2 撒旦智囊團共謀良策	163
4.3 無法阻止慘劇發生	171



4.4 保衛恰納卡萊	178
------------	-----

4.5 登陸加利波利半島	195
--------------	-----

第五章

5.1 君士坦丁堡再重聚	222
--------------	-----

5.2 不列顛戰地記者奔西線	242
----------------	-----

5.3 種子發光發熱	263
------------	-----

第六章

6.1 夢想中的歐洲西線戰場	284
----------------	-----

6.2 墳墓旁的聚會	295
------------	-----

6.3 澳新軍團血戰索姆河	304
---------------	-----

6.4 戰地記者有口難言	320
--------------	-----

第七章

7.1 善心跨越國界	338
------------	-----

7.2 曇花一現的和平曙光	357
---------------	-----

7.3 齊默爾曼電報洩密	373
--------------	-----

第八章

8.1 俄羅斯退出大戰	384
-------------	-----

8.2 德國發動春天攻勢	400
--------------	-----

8.3 大戰落幕	415
----------	-----

背景

1914年8月2日，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星期日下午，比利時國王阿爾貝一世（Albert I）一直在思量德國於當天早上突襲鄰國盧森堡的舉動。他既憤慨德國可恥的侵略行為，又擔憂自身國家安危。就在傍晚時分，國王接到外交部緊急呈上由德國駐比利時公使貝洛（K.K. BELOW-SALESKE）發送的招降最後通牒，並限定必須在十二小時內回覆。心急如焚的阿爾貝一世於是連夜召集大臣們召開會議，商討對策。會議上氣氛異常凝重，各人都不斷翻閱帶來的資料向國王作簡報，並且互相在紙上比劃、核算、記錄要點和各自將要負責的職務。雖然時值盛夏，日長夜短，日光早已穿透玻璃窗射進室內，但是與會人士點燃着的香煙和煙斗所散發的煙霧仍舊充滿整個會議室，兩盞水晶大吊燈仍舊亮着。他們彷彿不曉得最後通牒的限期愈來愈接近，依然熱烈地討論着對策。看了一眼自己的袋錶時間，阿爾貝一世輕敲枱面讓大臣們安靜下來，清一清喉嚨說：「這些無法無天的德國人實在太豈有此理！憑什麼要讓他們的軍隊經過比利時國土去攻打法國，他們完全漠視我們中立國的立場，根本就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行為。」

停頓了一會，已站起來的阿爾貝一世下意識地看着坐在他右邊的外長達非容（Julien DAVIGNON），然後正式宣布：「達非容，你給我回覆他們的公使：既然德國不尊重比利時自1830

年立國開始保持的中立國地位，我們絕不屈服，會全力保衛國土。」

外長達非容回應說：「國王陛下，我會馬上草擬正式回覆給貝洛公使，他會在早上七時限期前收到這回覆。其實，以目前比利時的疆土和國力而言，德國佬分明是以大欺小，無論順不順從他們的要求，比利時的結局都是一樣的；與其這樣，我相信全國上下都支持光榮一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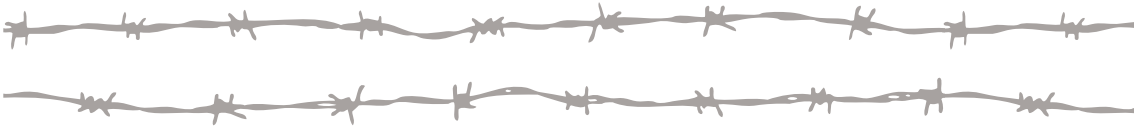
這時，首相保奇域（Charles de BROQUEVILLE）也附和說：「國王陛下，我們前幾天已啟動了戰事總動員，我們不要像盧森堡那樣沒骨氣，絕不應該不戰便投降！」

8月3日早上，不知是否因為天氣炎熱抑或憂慮，一夜睡得甚不安寧的德國公使貝洛已一早起來等待國王阿爾貝一世的回覆。七時正，公館侍從送來比利時外長達非容的拒絕信函，感到非常無奈的他只能立即把回覆傳發柏林。表面上，這早晨的布魯塞爾與平日無異，只有貝洛心裡明白比利時國王的決定已經把一切都改變了；他嘆息眼前布魯塞爾這座優雅、獨特的城市將要面對無法預測的政治不穩定和動盪。同日，德國正式向法國宣戰。

事實上，盧森堡於8月2日被德國佔領的消息已經傳遍了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又由於國王不願意投降讓路給德軍經過比利時國土攻打法國，首都市民清楚知道國家必同樣會被德國攻擊。住在布魯塞爾的居民頓成驚弓之鳥，四處人心惶惶。乘

着星期一的到來，一清早在布魯塞爾市內的銀行門口已看見人們在排隊等候進入銀行，每個等候者的神情都是焦慮萬分、毫不輕鬆。婦女們匆忙趕到市集和雜貨店購買食糧和日用品，例如麵粉、牛油、牛奶、雞蛋、咖啡、馬鈴薯、洋蔥、紅蘿蔔、火柴、蠟燭等。路上匆忙的行人中，有人滿載而歸，有人失望而回，但誰都再沒有心情去管別人閒事了。

市內各大街小巷，布魯塞爾居民都趕緊在房子外掛上比利時黑、黃、紅垂直排列三色國旗，有些則同時掛上法國藍、白、紅垂直排列三色國旗和大不列顛米字旗以示支持協約國和團結；此外，更有一批批的愛國群眾集結在街上高唱國歌，互相鼓勵面對即將來臨的戰爭。另一邊廂，逐漸明顯和強烈的反德情緒亦一幕幕在布魯塞爾市內和比利時境內上演——德國人在街上被人隨意毆打；德國人開設的商店和工場被人惡意破壞和搶掠；德國人居住的房子窗子被砸石頭和門口被惡意塗鴉等。更有甚者，群眾肆無忌憚在德國人住處門外辱罵挑釁，後者只能無奈地啞忍這些因自身國家發動侵略所造成的仇恨和惡毒的發洩行為。



第一章



1.1 神秘兵團首聚會

1914年6月28日這個星期天早上，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在薩拉熱窩市（Sarajevo）進行官式訪問期間，遭一名塞爾維亞秘密組織成員暗殺，那一陣爆炸聲和之後兩下槍聲引起了身在法國巴黎市郊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一幢古堡內散步中的撒旦的注意。他隨即坐到花園一旁的石凳上閉上眼睛，似乎在沉思冥想，但其實他正在觀看整件暗殺案件的經過。接着，他再張開雙眼看着眼前花園中各種盛開的花朵，一個淡淡的笑容悄然地出現在他嘴角上。他回想過去一世紀發生在歐洲或與之相關的大小紛爭，一邊輕撫着身旁合上眼正在懶洋洋地享受陽光的一條名叫那斯（NARCISSUS）的蜥蜴頭部，一邊說：「那斯，要發生的，終要發生。可憐的法國，這次德軍又衝着你們來了！想不到我的一群追隨者能把人類推進到這一步！對嗎，那斯？」

有着非一般耐性的撒旦，因剛發生的暗殺行動將會成為一場大戰的導火線而倍感高興——終於讓他等到這機會，他能感受到人類的貪婪、嫉妒、仇恨正在歐洲這片大陸上凝聚。撒旦用心思量應怎樣把握這個機會，於是他決定召集那些點燃了這條導火線的追隨者商量下一步行動，以至全盤計劃。

這些原本是天使的撒旦追隨者，對於天主特別鍾愛的受造物——人類——一直嗤之以鼻，他們一致認為人類與天使相

比，差別極大，根本不值得天主特別眷顧。墮天使自恃天使位尊，公開表示對人類的特殊地位感到不滿，令天主痛心和震怒。經過他們三次針對人類的反對行動，天主最後決定把墮天使逐出天國樂園。然而，被天主驅逐後，這些墮天使一直窺探着人類世界的動靜。目的有二：第一是用盡各種方法誘惑人類走向敗壞、陰暗之途，徹頭徹尾離開天主的正道；第二就是藉此證明給天主看人類骨子裡充滿了人性弱點，導致人類的思想與行為離不開腐敗、卑微，人類並沒有堅持對天主的信德，墮天使對人類的不滿和反對並不為過。

事實上，雖然這些墮天使生活在人類世界，但是一向各自為政，沒有組織或結盟。當然，他們中總會在一些特定時刻或事件中碰上，例如：疫症、戰爭，然後順理成章互相合作，務求令人類世界走向災難，甚至滅亡，到處都是埋怨天主之聲。

8月2日黃昏，炎夏陽光依然充沛地照耀着大地，若是單看天色，看不出時間已是黃昏時分。撒旦邀請了一幫墮天使到他居住的古堡會面，商討如何利用這場剛開始的戰爭，證明給天主看人類是地上最敗壞的受造物。最先到達古堡的是把平時穿着的綠色衣服和弓箭換成一身德國軍服和帶着手槍的勒來耶（LERAJIE），旁邊是剛下馬匹，束着標誌性的長白鬍子，外表看來一臉風霜但兩眼閃閃發出懾人眼神的佛拉斯（FURCAS），他倆邊談論着，邊走向古堡大廳。勒來耶滿懷信心地說：「佛拉斯，你看着吧，後天一早德軍便會跨越比利

時邊境，一場小型血戰馬上就要上演了。」

「噢，需要幫忙嗎，勒來耶？」

「暫時倒不必，因為比利時太小了，我獨自能應付得來。
德軍進入法國後，你和部下都一起來吧。」

佛拉斯興奮地回答：「那麼，到了法國，我們便可以大顯身手了，法國領土夠大了吧！哈哈！」

這天，天氣雖熱，仍然穿着黑色禮服的撒旦從椅子上站起來迎接他們說：「歡迎，佛拉斯、勒來耶，我們多久沒見面了？請坐。」

佛拉斯說：「您好，撒旦。噢，很久了。我們真的很久沒有坐下來詳談。」

撒旦說：「剛才談到什麼讓你倆這樣高興？」

佛拉斯說：「勒來耶預測，後天德軍就要浩浩蕩蕩踏進比利時境內，之後便會打到法國去，到時候他需要我和我的部下一起把戰事弄得更加熱鬧。」

撒旦微笑說：「我相信勒來耶的預測，因為我見識了一個多月前他設計的暗殺，把大戰的導火線點燃起來！而且，德國發給比利時的最後通牒馬上就會送到比利時國王手上。」

撒旦以欣賞的目光看着勒來耶，繼續說：「勒來耶，恭喜你，實在是出色的佈局！能不經意將歐洲大陸好強、好勝的帝國全都拉進去這場大戰。」

勒來耶自豪地回答：「您好，撒旦。謝謝您的誇獎，那不

算什麼，只是天時、地利、人和造就了這個好機會給我。你們知道嗎？這個開槍的小伙子原本像他的夥伴一樣有些膽怯，不夠鎮定，於是我就幫他發射那幾槍了。」

撒旦回答：「我就知道是你在暗中幫忙，果然不出所料！」

過了一會兒，回復平靜但眼中散發一股寒氣的撒旦說：「待其他天使都到齊時，我們便可以全面商量一下如何令這場大戰造成千千萬萬的家庭失去至親的悲劇。為人兒子的、父親的、丈夫的和兄弟的軍人都戰死沙場或客死異鄉；到處血流成河、屍橫遍野。然而，結果是人類不單不自我反省，反而抱怨天主之聲直達雲霄！」

忽然，一名身材發福，衣着光鮮、體面，戴着禮帽的中年男子走進來，然後瀟灑地脫下帽子非常禮貌地向各人鞠躬打招呼說：「撒旦，您好。兩位老朋友好，大家都別來無恙吧？」

撒旦點頭示意他就座，打量他一番後說：「瑪門（MAMMON），你好。看來，着重生活和享受的你，最近想必賺了更多的金銀財富？」

「這是正常的，撒旦，人類非常樂意接受我的『金錢慾望』，而且只需教導他們一門生財之道，聰明又貪婪的他們馬上便能掌握竅門，把賺錢門路變得五花八門，所以現在富人比從前增加了許多。」瑪門回答。

撒旦附和說：「簡言之，你與人類實是追求財富、累積財富的最佳夥伴。」

瑪門想也不想便回答：「撒旦，我毫不懷疑您的說法。」

撒旦明知故問：「瑪門，有了錢財的人就會變得更貪戀更多的財富，對嗎？」

瑪門回答：「這個當然，要不然我怎麼能輕易地在他們身上得到更多利益，只要他們有了『金錢慾望』之後，貪婪隨之而來。我敢說，金錢與貪婪在百分之九十五情況下是一對雙胞胎！」

撒旦說：「這樣看來，人類無法抗拒貪婪這個弱點。所以，我正在想，若果能把人類的貪婪和嫉妒無限度放大，並演化成戰爭，讓仇恨和報復取代了仁愛和寬恕。到時候，天主還能以創造人類而倍感驕傲嗎？」

瑪門說：「這不難，撒旦，讓我去迷惑那些擁有財富的人，不論財富多少，令他們加倍財迷心竅，想到去發戰爭財、發國難財這兩條門路如何？」

撒旦問：「此話何說？」

瑪門說：「很簡單，一方面，讓他們去開設工廠、工場大量生產武器、彈藥、戰艦、軍服、醫療產品、行軍食物等等。另一方面，讓那些售賣基本糧食和日常生活用品的小老闆先把貨物囤積起來，然後再以高價格出售給生活艱難的市民大眾。」

撒旦定睛看着瑪門說：「好極了，還有比這個主意更好的嗎？！」

瑪門說：「交給我來辦吧。在『金錢慾望』的誘惑下，只

會令人類把戰事拖延下去，試問誰會殺死一隻會生金蛋的母雞呢？」

勒來耶和佛拉斯兩位墮天使細心聽着撒旦與瑪門的對話，均同意戰爭持續時間愈長對引領人類世界走向敗壞、墮落和充滿罪惡的機會愈大。佛拉斯說：「瑪門，我也非常佩服你提出的主意，不上戰場的平民百姓就交給你，讓他們為金錢或歡喜或憂愁。」

勒來耶說：「至於在戰場上的軍人，我便讓他們更加好勇鬥狠——使用殺傷力大的武器，甚至殺人於無形的毒氣又如何？」

撒旦聽了兩位墮天使的意見後，想了想繼續說：「我也同意，瑪門的策略甚有見地。我們中的天使已成功引導參戰國讓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取代了良心，更不用說人類對天主的信德，相信他們一早已把信德拋到九霄雲外！」

佛拉斯說：「這樣，各國人民都想保衛國土，敵我分明，哪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之理，倒是完全違背了天主訓示人類的基本原則。」

幾名墮天使聽到撒旦對人類的嘲諷感到甚有共鳴之際，一個瘦削、深沉的藍色身影緩緩地浮現在大廳中央，接着，影子化成人形，出現一個中等身形的軀體，原來是另一位名叫蒲哈（PURAH）的墮天使。年青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的蒲哈以一把少年但低沉的聲線開腔說：「撒旦，您好，三位天使好。」

撒旦看着剛到來的墮天使說：「你好，蒲哈，歡迎你到來。」

蒲哈環顧在場幾位墮天使，然後說：「也許，我可以雙倍加重人類的痛苦，令他們不再存有『希望』，所有想法只會導向負面思維，因為他們實在不配懷有『希望』這個意念。這樣，人類世界會變得灰暗、悲慘，毫無生氣可言，大家意下如何？」

瑪門說：「那你是在玩心理戰了，對嗎？」

蒲哈回答：「其實，我們當中哪位天使不是在玩弄和操控人類的心理呢？人只要沒有了信仰，根本就是一張白紙，或者應該形容他們為一隻任由我們擺佈的木偶吧！」

接着，蒲哈從深藍色的大衣口袋取出一隻手掌大小、灰白色身體、穿着藍色外衣的木偶，他拿着該扯線木偶向在場的墮天使做出一些動作說：「你們看，這隻木偶就是人類，沒有『希望』，只有負面思想。你令他坐下，你令他站立，你令他拍手等等，全都是我們在操縱着，這不是很有趣嗎？」

眾墮天使看着蒲哈的把戲，均覺得他的策略也是一絕，肯定令這場大戰加添更多悲慟元素。

瑪門看後，得意地回答說：「我對人類的誘惑會促使他們付諸行動，並產生實實在在和數量龐大的財產，而你的誘惑我們根本看不出來！」

蒲哈自信地回答：「也許肉眼看不出來，也許計算不了數量，但是人類世界沒有了『希望』的殺傷力絕不在你之下。」

「今天能夠被邀請來這裡會面的天使都是有能力的，這點

彼此都非常清楚，你們兩位剛提出的建議都是各有千秋，令人佩服。」撒旦表揚兩墮天使的策略說。

他們聊着之際，門外進來一位名叫那哈樹（LAHASH）的墮天使，他以一名英格蘭紳士的形象打扮自己，身材瘦削、高挑，年齡約四十開外。他邊進入大廳邊向所有墮天使彬彬有禮地打招呼說：「對不起各位，我來晚了，你們也看得出我是從倫敦趕過來的！」

撒旦說：「你好，那哈樹，我倒想知道你是怎樣從倫敦過來法國的？」

那哈樹說：「撒旦，您好，各位天使好。我拜託了一位不列顛政客，於是他就安排我從福克斯通港（Folkestone）坐運兵船過來法國，然後再把我从碼頭送到火車站。」

佛拉斯說：「太難得！那哈樹也會坐運兵船與一般士兵在一起。」

剛坐下的那哈樹連忙說：「親愛的佛拉斯，我當然不會與一般的士兵坐在一塊，而且船上也沒有士兵。朋友安排我與兩名步兵師長坐在一起，他們無意中透露了第一批不列顛軍隊四天之後便會到達法國的消息。」

撒旦問：「那麼，目前大不列顛怎麼看待這場戰事？」

那哈樹淡定坐下說：「他們首要任務是要守住比利時和法國，特別是這兩國的所有沿海港口，以防德軍從這些港口向一海之隔的英格蘭進攻。」

撒旦說：「要不是事態危急，不列顛人也不會輕易放棄『光榮孤立』的外交政策去插手歐洲大陸的戰事。」

那哈樹說：「的確，你們也看到德軍現正根據施里芬計劃（Schlieffen Plan）的策略衝向法國，只要把法國拿下，整個歐洲西線便是德國的天下。至於對付東面的俄羅斯，按道理也就是囊中物。」

撒旦說：「能夠向另一個國家發出最後通牒的侵略國肯定早有部署，這趟德國人明顯是衝着成為歐洲霸主的目標而為！」

那哈樹說：「好不容易，事情終於發展到今天這景況！雖然說，與不列顛政客論政是我的強項，但是你們可不要小看一直以來迷惑這些重要政界人物的前期工作。」

撒旦衷心讚賞說：「幹得出色，那哈樹。無知又自大的政客，時常恃着論政的口術以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爭取民眾支持，看見他們只覺得可笑。」

那哈樹說：「若不是他們讓我進入他們的思維，我亦影響不到他們，只要他們想到惡事時，我們便輕易地入侵他們的思想和性格。正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除非……」

這時，瑪門裝作好奇地問：「除非什麼，那哈樹？」

那哈樹說：「那還用問嗎？大家都知道，除非他們真的洗心革面，全心、全靈、全意信靠天主，堅守十誡。但是，對於軟弱的人類，那是不可能的，這與你的財迷心竅伎倆一樣。難道，你見過富人願意將家產全部變賣，然後跟隨耶穌背起他們

的十字架嗎？」

瑪門想了想，然後微笑回答：「在耶穌時代至中世紀，也許還是不太難找到這種富人，因為當時仍有富有而又兼具堅強信德的人。可是，現在我們生活在二十世紀，整個世界正進入追求物質生活的年代。一直處於物質缺乏的人類實在抵禦不了這麼大的誘惑，擁有和累積財富已經悄悄成為人類的人生目標。」

撒旦留心聽着兩人的對話，胸有成竹地說：「那麼，若果結合你倆的力量，效果肯定更加相得益彰？試想想，一個有政治野心的人加上財迷心竅，這是何等值得我們招攬的人才？」

說畢，撒旦環顧大廳內的五位墮天使，滿意地繼續說：「同樣地，一個見錢開眼的富人又滋生政治野心，這不是很有趣嗎？那哈樹，我希望你好好掌握那些重要的、有潛力的政治人物，讓他們的野心不斷膨脹、不擇手段達到目的，使這場大戰發展得更加殘暴、悲壯。參戰國以為戰爭只維持幾個月嗎？速戰速決？好，一不做、二不休，我們何不把戰期加長十倍？完完全全推翻天主希望人類生活在愛與關懷的和諧世界的期望。」

那哈樹說：「撒旦，樂意至極！」

坐在一旁，沉默觀察各人反應的佛拉斯發言說：「撒旦，您放心好了。首先，我保證，只要有我參與的戰役，連同我的部下肯定會令軍隊中人變得冷酷無情，由上級至下級，由宣戰

國至參戰國。第二，我還會穿梭來回各場戰役協助侵略國和被侵略國，令兩方的戰果有得有失，這樣就像同時給雙方一個打敗對方的希望，以獲得最後勝利為目標。這樣，戰事不就可以大大延長了嗎？」

撒旦回答：「佛拉斯，不愧是一名經驗老到的魔鬼，掌握戰爭最佳的節奏和巧妙的佈局。你的厲害之處是令到人類以為是全憑自己的力量和戰術把敵方打敗，對我們的操控懵然不知！」

佛拉斯繼續說：「可憐的人類，特別是那些走在最前線又毫無作戰經驗的年青人，被一陣愛國熱忱蒙蔽了他們的判斷力，受政客擺佈。他們笨到忘記了自己只是血肉之軀，再強的愛國精神也抵擋不了機槍子彈和炮彈哩！」

勒來耶半開玩笑說：「佛拉斯，你怎麼忽然間變得同情人類？我沒有聽錯吧？」

佛拉斯說：「我會嗎？戰爭的後果都是人類咎由自取。我正在想，若戰線移到海上的話，我還要想怎樣籌劃，畢竟海戰非我強項。」

這時，那哈樹回答說：「佛拉斯，你的推斷完全正確，本來不列顛的海軍力量一向都是所向披靡，不過，後來德軍急起直追。所以，我估計，頻繁的海戰應該在所難免。」

勒來耶說：「地上血流成河，海裡盡是戰艦的殘骸和浮屍，都是人類自作孽，怪得了誰？」

原本站起來聽取各墮天使策略建議的撒旦，又坐下來滿意地說：「就像瑪門所言，這場仗牽涉到商人的利益，他們絕不會讓戰爭速戰速決；時期愈長，人類就好像活在人間地獄般，受苦的人民便會開始埋怨我們全能的天主！」

停了停，撒旦似乎又有一個疑慮產生，看着五位墮天使說：「你們看，天主在地上揀選的教宗，他會有能力阻止我們，又或影響其他參戰國的決定嗎？」

那哈樹一本正經地回答說：「你們看看，這位已生病了的教宗，他的確是位好教宗，可惜，身體不爭氣。我看他的病情，也過不了這個月了。所以，在這動盪時刻，我估計教廷會匆匆選出一位熟悉外交事務的主教來接任。然而，主要參戰國家與教廷都有着理不清的分歧、誤解、不和等，相信絕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調解，然後與教廷重新建立關係。」

撒旦說：「確實，我也看到教宗的精神完全不在狀態。」

這時，勒來耶也回答說：「後天，大家耐心等待到後天早上，德國便會向比利時開火了，馬上就有死傷；而且，法國、不列顛正在加緊部署兵力，一切如箭在弦，根本不可能有轉圜餘地。即使教宗身體無恙又如何？他能阻止數以萬計充滿仇恨和復仇的人放下武器嗎？」

撒旦又再問：「那麼，接任的教宗可以做些什麼實質行動來阻止大戰繼續嗎？」

那哈樹說：「這個問題讓我來回答吧。繼任教宗無論是

誰，德高望重與否，都只能勸諫各參戰國克制，但是，不會有任何國家或政府會理會他的一片好心。發動戰爭的德國怎可能理會教廷這隻無牙老虎？協約國的不列顛、法國之前已與教廷中止邦交，所以，即使運用秘密外交也對即將爆發的大戰於事無補。」

瑪門說：「我再說一次，這些唯利是圖的商人是不會讓宗教和學者阻止他們致富之路。大不了，先將財富賺到口袋，以後再向教會捐獻，這也是一直以來不少富人行善的方程式。」

蒲哈也罕有地發表意見說：「可憐的教宗，他是個有信德的人，我對他絕無惡念。然而，他的死亡只會令大戰增添悲涼、絕望的氣氛。歐洲大陸上信奉天主教的教徒，很自然都會因為教宗離世而感到難過和傷痛，乘着教宗的病逝，我要令他們對未來不再存有『希望』。他們的世界即使正值炎夏，但心裡感覺猶如寒冬般冰冷。」

撒旦說：「可是教宗只是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影響有限。」

蒲哈回答：「沒錯，但是，只要其他非天主教徒看到或聽到這段教宗離世的消息，我有法子令他們都會受到影響，變得悲觀、負面和無望，完全浸淫在一片絕望的情緒中，相信我。」

撒旦說：「很好，很好！各位天使今天所提出的所有建議都十分有建設性和可行性。我們一起看着戰事的發展情況，我再通知下次會面時間和地點。各位先請回吧。」

1.2 熱血神父衝前線

8月6日晚上，即德國向比利時發出最後通牒四日後，比利時連接德國邊境的列日省（Liège）遭受德國齊柏林飛艇投下的炸彈攻擊，造成九名平民死亡。面對這艘身長約一百四十米的新式飛艇，比利時軍毫不猶豫地向它全力還擊，最後那飛艇在德國波恩（Bonn）上空墜毀。然而，德軍並沒有因此放棄繼續使用這新式空中武器，三個星期後，德軍再次以飛艇向比利時北部港口安特衛普（Antwerpen）投擲更多炸彈，同樣導致十多名平民死亡，死者中包括兒童和婦女。

於列日省一堂區服務的一名熱血神父——路易·積華（Louis JOIE），目見耳聞德軍向列日省屠殺平民的炸彈襲擊，感到甚為氣憤，入伍從軍之心油然而生。由於他母親是法國人的關係，他能在法國部隊謀得軍隊神父一職，他的最終心願是被委派到前線為戰爭貢獻自己一份力量。列日省被襲一星期後，積華神父如願被派遣到法國第IV軍團第2師轄下救護擔架連中工作。十日之後的一個黃昏，積華神父跟隨救護擔架連其中一支隊被派到鄰近盧森堡邊境的一條村莊支援照顧兩三百名傷兵；該批傷兵全部被安置在一間教堂改裝成的臨時救護中心內。雖然身處熟悉不過的教堂，但當神父看見原本彌撒用的木凳換成一張一張病床和屏風後，他一下子對教堂感到有點陌生。

積華神父剛加入的小隊連他在內共有六名成員，其他組員亦知道他是這一救護擔架連唯一的軍隊神父。他們剛卸下行囊，神父便立即投入工作，用氣力協助另一名組員杜夫（George DUFOUR）固定一名大腿正在大量出血的士兵。面色蒼白的士兵因痛楚而不斷扭動着身體，杜夫說：「神父，替我好好按着他，讓我看清楚有沒有炸彈碎片在他的傷口內，他的傷口又大又深，可憐人！」

「好的，我已完全按着他了。」然後，神父轉向該傷兵說：「我是積華神父，你叫什麼名字？不要擔心，你會好過來的。」

半昏迷的傷兵回答：「神父？天啊！我馬上就要死了嗎？我還不想死，我要繼續作戰保護我們的國土。」

說完這幾句話後，傷兵便休克過去。接着，杜夫立即示意神父過去他的位置按着傷兵大腿的傷口，而他則飛奔向原本是告解亭的一個圍繞着屏風的角落，找到一名外科醫生，兩人急步回到積華神父和傷兵的床邊。該名外科醫生細心檢查傷口後說：「他的傷口內有不少炸彈碎片和機槍子彈，我要立即替他做手術取出碎片和子彈，否則便救不回來了，趕快抬他過來手術床上吧！」

於是，杜夫和積華神父趕緊合力用擔架把傷兵抬向二十米外的手術室去。

積華神父剛完成第一個工作，還來不及細想下一項工作，立即又有另一小隊抬着一批傷兵進入救護中心。神父正想上前

幫忙之際，一名穿着中校官階軍服的軍官向着他走來，與他握手說：「積華神父，容許我自我介紹，我是彼得·蒙暉（Pièrè MONFER），兼任這救護中心的主管，非常高興您加入我們。」

然後，蒙暉環顧四周，壓低聲音說：「經過多天的戰事，這裡其實已經存放了不少陣亡士兵的屍體，加上天氣炎熱，希望您盡快為他們舉行葬禮，讓他們入土為安。您可以多找兩三個人協助您的工作。」

被傷兵重重包圍着的積華神父，感到難過和同情說：「真是非常不幸的消息！我會盡快處理他們的身後事，若找到人手的話，我想今夜就可以先埋葬一部分屍體。」

「非常感謝您的配合。不過，我想提醒您，這只是開始，因為敵人的武器實在太厲害了。」

蒙暉再次壓低聲音說：「相信您日後也需要去到前線，甚至無人地帶（No Man's Land）幫手找回失蹤陣亡士兵的屍首回來埋葬，這些工作有一定的危險性，請您有心理準備。」

「我明白，多謝您的提醒。決定來擔任這工作前，我已經知道將會面對這些危險。」

蒙暉不經意地把神父視作下屬般指示說：「另外，積華神父，請您記錄清楚陣亡士兵的名字、出生日期、出生地點、軍人編號、死亡日期、死因和個人遺物等資料。下葬後則記錄清楚每名死者安葬的地方和位置，最好能附上一張簡單的手畫地圖，方便戰後可以找回他們，重新安排這些為國家犧牲的士兵

的墓地。」

「我會按照您剛才的指示處理妥當，這是我們對亡者和他們家人最起碼的尊重。」積華神父並沒有計較與蒙暉軍人式的對話，得體地回答說。

「最後，請您逐一寫信通知死者的家人。」

「當然，縱使是一個壞消息，我們也必須讓士兵家人盡快知道。」

「神父，若您有任何需要和建議，請告訴我。我不打擾您的工作，再見。」

「中校，先謝謝您的好意，再見。」

待蒙暉中校離去後，積華神父找回自己的行囊後，隨即朝正在一旁休息、抽着煙的杜夫、比加（Alan PICARD）和迪桑（Christian DESCHAMPS）走去。杜夫自然地遞給神父一支煙，但神父微笑拒絕並問：「杜夫，你們知道停屍間在哪裡嗎？我想盡快替陣亡的士兵舉行告別儀式。另外，想請你們三位一起來幫忙挖掘墓地和協助埋葬屍體。」

「積華神父，我們馬上帶你去停屍間。不過，天氣實在太熱，即使之前負責的人已經選擇了教堂內一個最陰涼的房間擺放他們，大部分屍體都臭了。」

「好的，他們已經盡力。至於埋葬亡者的地點，你們有什麼建議？」

「這裡的人說，偵察到教堂約半公里外有一個小樹林，粗略估計應可容納一百五十至二百名士兵屍體。」

「做得好，就按照你的建議，我們馬上行動吧！午夜之後便可以搬運他們的屍體到小樹林墓地了。」

也許由於之前服務堂區的經驗，對於積華神父來說統籌工作駕輕就熟。當他們一行四人來到教堂祭台右邊伸展部分時，一陣陣濃烈的腐臭味道撲鼻而來，四人都不禁用手掩鼻進入原本是用作神父和輔祭使用的祭衣房。展現在積華神父眼前的是約三十具屍體，他們整齊地躺在冰冷的石地板上，正如之前杜夫所言，部分屍體已經開始發脹發臭了。積華神父即時不慌不忙把這部分發脹發臭的屍體畫上一個藍色十字記號，並決定乘夜先行埋葬他們。

接着，積華神父向着杜夫三人說：「我剛剛留下記號的這批屍體，他們的名字、出生日期和地點、死亡日期和原因、軍人編號及個人遺物的登記是否已經全都存檔？我在屍袋上看到這些人的個人資料，似乎有人做了簡單的記錄，對嗎？」

「是的，神父放心，之前負責的士兵相當細心周到，所以躺在地上所有屍體的個人資料全都做好存檔了。」

「這樣的話，我想在這裡替他們舉行一台告別彌撒，請你們幫助我先把畫有記號，即代表今晚要下葬的屍體搬到對面的房間去。」

「謝謝神父的安排，在這個戰亂時勢，亡者能以彌撒告別實在有福，會倍感受到尊重。」杜夫眼眸充滿感激地看着神父說。

「不用謝我，這本來就是我作為神父來這裡的使命。杜夫，也請你通知其他想參加告別彌撒的士兵一起到對面的房間等候。」

他們四人把總共十六具屍體往祭衣房對面一間兩面有着大窗的房間搬去。完成後，積華神父在一張白紙上用鉛筆逐一寫下十六名士兵的名字，才發現他們中有一半的年齡竟不超過二十五歲！神父此刻突然感到一股無名的哀傷充滿內心，為這批年輕士兵的死亡感到異常難過。這時，細心的杜夫和比加替他找來一個大木箱作祭台，積華神父則從他的聖祭聖體箱（Field Communion Set）中拿出所有彌撒聖祭所需的物品擺放到祭台上，他點燃大量乳香驅散發脹屍體的味道，祭台雖簡單但不失虔敬。然後，積華神父便坐下來，安靜地禱告準備他在大戰爆發後的第一台集體告別彌撒。

過了一會兒，除了積華神父自己小隊的五名組員外，其他救護擔架連成員、受輕傷但可自由走動的士兵、包括蒙暉中校在內的三位軍官、醫生和護士等陸續到來。他們有的帶着教堂原有的椅子、小木箱，有的隻身來到積華神父所在的房間參加告別彌撒，人數竟有四十多人。其實，行動不便的傷兵無論他是否虔誠的信徒，當知道有一名神父來到了他們中間，這已經

讓他們感到安慰和存有希望，彷彿身在教堂內有一種力量正保護着他們。

當所有人坐下或保持站立後，積華神父便開始彌撒，按着先前抄下的死者名單逐一宣讀十六名亡者的名字，並向他們的遺體獻香。當聽到自己認識的戰友名字時，人群中有人忍不住發出飲泣的聲音或極低微、哀傷的嘆氣；最諷刺的是，窗外仍不時傳來零星的炮彈聲音。

經文誦讀後，是神父的講道，他忽然發現自己完全沒有了從前講道的那股活力，他甚至覺得福音精神與他剛剛說出的話自相矛盾，最後他打起精神總結講道，鼓勵信眾和自己說：「各位親愛的教友，在這特殊的大環境下，我和你們在場每一位心情相同，有着許多的難過、哀痛和不明白。其實，死亡並不可怕，因為透過死亡，我相信陣亡的兄弟已經回到父家。請不要質疑天主對人類的愛和仁慈，天主自有祂的計劃。讓我們繼續尋求天主的力量，在祂的保護下堅守信德和保持希望……」

這時，總領天使加俾額爾（Archangel Gabriel）把剛才宣讀的亡者名字一個接一個用金光寫在教堂高處，當積華神父抬頭時便剛好看到這個神奇的現象，但名字轉瞬即逝。心裡感到不可思議之餘，他立即補充說：「而且，正如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節所說：『要因你們的名字記錄在天上而歡喜！』我堅信他們每一位亡者的名字此刻已經刻在天上！」

彌撒進行期間傳出的經文誦讀、聖詩清唱之音、神父講

道、全體禱告經文之聲，加上四周散發着大家熟悉的乳香氣味，整座教堂彷彿一瞬間回復了生命，名副其實是天主的聖殿，病床間的病人隱約感到一種神聖的力量來到了教堂內。積華神父祝聖麵餅和酒後，便分發聖體給房間內參加彌撒、排隊等候領受聖體的信眾；然後，他又拿着餘下的聖體到教堂的病床區去。不能移動身體的傷兵正耐心等待神父派發聖體給他們，當接過他手中的聖體後，一聲一聲「亞孟」（意即我信）發自躺在床上的傷兵之口，聽進積華神父雙耳，頓時令他感到有一股無形的力量不斷進入他身體，但是那一刻他實在無暇理會這一前所未有的特殊感覺。然而，有一些傷兵卻瞥見了短暫浮現在神父面容上那一抹特殊的神采，他們趕緊向着十字聖架祈求和感恩。

事實上，坐在教堂高處觀察了多日來戰事和這救護中心運作的天使加俾額爾，從積華神父一進來便加緊注意他，也知曉他內心對天主堅定的信德。天使按照天主的旨意，在戰場上揀選有信德的人賜予他們特殊恩寵，在這場大戰為天主的仁慈作見證，天使正逐步向積華神父顯示天主對他的特殊恩寵，更使他成為士兵們的希望。

接近午夜時分，窗外明月高懸，月色皎潔。積華神父召集杜夫等人開始用擔架搬運十六具屍體到半公里外的小樹林下葬；單是摸黑進行搬運工作便花了兩個多小時，幸好，杜夫多找了十人幫忙。然後是挖掘工作，十六人一起動手，剛開始時，大家都顯得有點手忙腳亂，需要互相協調比劃各墓穴的距離才

能正式開始各自挖掘。小樹林的泥土尚算鬆軟，起初的半小時，大家的挖掘動作俐落，但一半人後勁不繼，都需要停下來歇息一會兒。坐在地上，他們發現除了泥土氣味外，竟然傳來陣陣櫻桃的香味，相信附近必定有櫻桃樹和它們的果實。

經過一個半小時多的挖掘，所有人都完成了自己要挖掘的坑。比加提着一盞煤油燈替神父照明誦讀經文，好替每一位亡者進行下葬儀式，其他組員全程肅立靜待儀式完成後，便小心翼翼地將屍體放進剛挖掘好的坑內，然後鋪填回原來挖掘出來的泥土。杜夫則藉着煤油燈的餘光負責記錄每一名士兵屍體下葬的正確位置，並同時在地圖草稿上標記清楚。當他們完成所有工作時，天色已漸白，並開始下着毛毛細雨。於是，他們立即收拾工具和擔架床返回教堂，因為敵方可能又會乘着黎明初現再度進行攻擊。

當他們回到教堂後，各人趕緊嘗試小休片刻。疲累的積華神父獨自來到一座耶穌張開雙手的聖像前跪下祈禱，回想一夜來埋葬陣亡士兵的工作是何等哀痛和難過。同時，他也記起躺臥傷兵們領受聖體、回答「亞孟」時那種奇妙、內心火熱的感覺。這是在過往分發聖體過程中從沒有經歷過的，彷彿他們回覆的「我信」就如一個對信仰的重申和確認。雖然，積華神父當下仍不知道天使正在引導他向信仰前進，但是他能感到一分內心的平安。

當積華神父、杜夫、比加和其他人離開小樹林墓地後，一

名屬於總領天使拉斐爾（Archangel Raphael）管轄的安撫亡靈天使現身。天使圍繞在剛下葬的十六名士兵墓地上祈禱，逐一安撫這些亡靈，告訴他們必須在煉獄經過淨化，才能進入天國。這名安撫亡靈天使深切明白，這批亡靈突然離開人間會感到驚慌、害怕、不捨和不知所措的情況！經驗豐富的天使耐心地聆聽和給予他們安慰。然而，最令天使憂心的是，眼前的墓地只是一個開始，天使能預見亡靈和墓地會不斷增加！眾多安撫亡靈天使已經在其他戰場旁的墓地上展開工作，除了安撫亡靈和為他們祈禱外，還替來不及被埋葬的屍首加以整理，把屍首完全埋於泥土中，免致被動物咬啃。天使們又會感動一些善心人，採摘花束安放在亡靈的墳墓前，令孤寂的亡靈感到一些安慰。

第二天早上，積華神父第一次現身更接近盧森堡邊境的戰場。與此同時，法軍發佈一個新進攻命令，指示隸屬第五集團軍（The Fifth Army）的第 III 軍和隸屬第三集團軍（The Third Army）的第 IV 軍，準備進攻阿登山（The Ardennes）。縱使有兩個師共三萬五千人的不列顛軍協助法軍，依然阻擋不了德軍的重炮、帶倒刺鐵絲網和先進的機槍。其實，這時德軍進駐的位置已經能看到巴黎艾菲爾鐵塔，若能拿下法國首都巴黎的話，對德國上下將會是邁向全面勝利的一個正面象徵。

9月5日晚上，積華神父與幾名同組救護擔架連成員來到離比利時邊境六十五公里外的一個法國戰場，任務是運送最後一批傷兵離開。當他們正用擔架車運送着十多名傷兵離開之

際，竟然遇上一隊德國巡邏隊，德軍二話不說便把他們全部人截停問話。巡邏隊的頭目用生硬的法語問積華神父：「你們來這裡幹什麼？你們從哪裡來的？」

積華神父沒好氣地回答：「您看一看這些傷兵和擔架吧！我們身上也沒有攜帶任何武器，我們的任務只是來運送他們去附近的救護站。」

頭目說：「我問你，你們軍隊有多少人？」

積華神父非常不滿該頭目用手槍指着他的太陽穴發問，所以不發一言。半晌，那頭目冷笑並把槍放下，刻薄地嘲笑說：「對的，若果我是你的俘虜，我也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由於對積華神父的身份有所懷疑，頭目下令把他扣押起來；就這樣，積華神父在法國唯緹（Vitry）這個地方成為德軍俘虜並被單獨監禁起來。然而，神父被德軍捉回來的晚上實在太晚了，他完全弄不清楚自己身處的方向和位置，唯一意識到的是，小城原來的居民都為了躲避戰火而逃離家園，城內全是德軍在駐守着，但人數多少則難以估計。第二天早上，驚慌、疲憊不堪的積華神父被馬匹們的嘶叫聲吵醒，於是，他提起精神從床上爬起來，輕手輕腳走近有着碎花窗簾的窗子觀察屋外情況——原來德軍把積華囚禁在一幢房子二樓的一個房間裡；他又看到窗外距離房子前三十多四十米外的一條河，對岸有一排馬廄。顯然德軍已把他們的馬放在那裡飼養，因為他看到幾名德國士兵正在那裡照料馬匹。

這時，積華神父回頭打量自己的房間，憑房間的擺設可推斷主人過着富足、安定的生活；而最令神父感到安慰的是，他發現房間牆上掛着的一個木製並鑲着耶穌聖像的十字架，可見這家庭可能是一家天主教徒。積華神父呆坐在房間幾個小時後，到了中午時分，他能聽到地下那層有不少人在走動、討論，偶爾聲浪很大並夾雜着笑聲。過了一會兒，他的房門被粗暴地打開，進來的是昨晚截停他問話的頭目和兩名手下。頭目抓過一把身旁的椅子坐下，積華神父本能地退到一個角落與三人對峙着，氣氛緊張。頭目冷眼看着積華用德語問：「您是法國人？會說德語嗎？」

積華神父很茫然地看着頭目，然後回答：「請您不要對我說德語，我們這裡說法語！」

頭目對着兩名手下繼續用德語笑着說：「看，他胸前掛的十字架！難道他是一名神父？」

其中一名手下回答：「這非常有可能，因為只有神父才不會帶武器，才會從事救護工作。」

頭目想了想說：「問他到底是何官階？為什麼胸前掛着十字架？」

於是，那手下即轉用流利法語向積華神父問：「您是神父嗎？為什麼身上掛着十字架？」

「沒錯，我是神父，從比利時來的。」

「您是比利時人？那為什麼來到法國軍隊？」

「因為你們德軍炸毀了我們列日省，炸死了我們的平民，我不齒你們的行為，所以便參加法國軍隊。」

「神父，我提醒您以後千萬不要再用這種語氣回答德國人，對您絕對不會有好處的！」

接着，會法語的手下把積華神父的答覆以德語報告給頭目，後者聽後再細心端詳神父說：「胸前掛着十字架的就是神父嗎？我懷疑他是混在擔架隊中的一名將領，是來刺探軍情的！」

頭目站起來隨手在房間內的櫃子中取出一本殘舊的聖經，打開了瑪竇福音部分，然後吩咐那手下讓積華神父說出那段福音內容是什麼。手下看了看那一章節對神父說：「您說您是神父，現在這位軍官想試探虛實，請問神父，在瑪竇福音中第五章開始第一節至十二節說的是什麼？」

積華神父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是耶穌在山上向門徒教導的真福八端：『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饑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

積華神父唸到一半，頭目以手勢指示他可以停止了。接着，他又指着聖詠部分其中一處讓手下去向神父求證。於是，手下又問：「神父，請問聖詠第一四八首是什麼內容？」

神父想了想說：「我不能全部背誦出來，我只能把我記得

的背出來。」於是他開始誠心地背唸：

「請你們在天上讚美上主，請你們在高處讚美上主！

他的諸位天使，請讚美他，他的一切軍旅，請讚美他！

太陽和月亮，請讚美他，燦爛的諸星，請讚美他！

天上的諸天，請讚美他，天上的大水，請讚美他！

願它們齊來讚美上主的名號！

因為上主一命，它們立刻受造。

他確定的位置，留至永恆，

他頒佈的規律，永不變更。」

停了一會兒，神父繼續說：「我記得的還有一段：『請你們讚美上主的名字，因為只有他的名字高貴，他的尊嚴遠遠超越天地』。」

頭目觀察這名三十多歲的神父在背誦時，流暢的速度已證明他沒有說謊，他的而且確是一名神父，因為一般這年紀的法國人不可能這麼熟悉聖經的。然後，頭目以較為溫和的態度向積華神父說：「神父，多謝您的合作，不過，您要當我們的戰俘，這聖經您留着用吧。」

說畢這話，頭目便帶着兩名手下離開他的房間。積華神父心裡很是納悶對自己說：「我又不是軍人，為什麼仍然要關着我？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

於是，神父拿起聖經無奈地坐回床上。這時，地下那一層傳來一陣人聲、拉動椅子聲、碟子和餐具碰撞聲，之後傳來的

是食物香味，令原本不感到肚餓的積華神父感到異常饑餓。過了二十分鐘之後，地下層的人聲漸漸散去，但食物的香味卻沒有。這時，積華神父的房門又再度打開，剛才會說流利法語的手下拿着一碟食物進來遞給他說：「神父，您請用餐吧！這是我在廚房能找到的一隻比較像樣的碟子給您盛食物。」

「謝謝。」神父冷淡地回應。

積華神父接過那隻碟子看了看，它上面放着一些肉、豆、麵包和刀叉。神父對着食物做了一個祈禱，期望會有奇蹟出現，不用再呆在這裡做德軍的戰俘。他渴望上戰場幫忙死傷者，而不是留在這裡什麼都不做。當他想到其他同胞仍在戰場上奮力作戰而自己卻在偷生度日，那種感覺既難受又無奈。而且，一向習慣忙碌節奏生活的他，無所事事的日子就像度日如年。屋外，德軍的步操聲音令神父更想回到前線，可惜，他只會日常生活的簡單德語，要不然，他就能知道一些戰況。

根據屋外河流位置推斷，積華神父估計他應該離法軍不太遠，他所處的位置就在馬恩河（La Marne）河邊的一個城鎮。

這天，經過中午的盤問後，除了午餐、晚餐外，再沒有人進來神父的房間，他在這房間度過了平靜的一晚。約莫在清晨四點左右，天色仍是漆黑一片，積華神父被一陣陣的步操聲和推動重物聲吵醒——似乎是德軍準備出動往戰場，人數應該也有兩個連約七百多人的數目。他們的起動，令神父頓感忐忑不安，心生一念頭便是希望能逃出去向法軍通報德軍突擊；憤恨

的感覺充滿內心，根本無法再入睡。深感憂慮、沮喪的他呆坐在床上，一邊祈禱、一邊等待黎明的光明帶給他希望。

然而，黎明初起，從遠處卻傳來連串的炮轟聲，此起彼落，一直延續至中午時分才逐漸減少。積華神父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度過這個炮轟連連的上午，他只能不斷唸經、祈禱，祈求天主幫助法軍不會落入敵人手上。雖然，清晨有大量德軍上戰場，但是囚禁神父的房子四周仍然有最少一個連的德軍在備戰狀態——有的在巡邏、有的在輸送物資、有的在餵養馬匹等工作。神父的屋子外，時有三五成群的軍人聚集，房子似乎是一個臨時指揮中心。這天的中午飯，很晚才有人送來，而且是由一名不會說法語的德國士兵送來，食物只是草草放在一個普通的軍人食物鐵盒內而已。

黃昏時分，德軍陸續回來，包括不少死傷兵被抬着回來。不知為何，積華神父的心裡感到安慰。敵人愈多人受傷或死亡便代表法軍勝利在望，這時的神父，與一名充滿仇恨的軍人無異。就在這一刻，他突然發現自己自以為堅定的信仰正受到莫大的衝擊——為什麼自己竟然會為一個活生生的人的死亡或受傷而感到高興呢？

他正在想着這事時，突然間同層的走廊傳來一陣急速的腳步聲，應該有五至六人剛在走廊經過。接着，隔壁房間的房門被打開，幾個人一同進入了房間。積華神父隱約聽到法語、德語交替地在隔壁房間內響起，其中一把聲音神父認出是那名會

說流利法語的德國手下，另外一把法語聲音應是一名剛捉回來的俘虜的。不過，他的回答只換來一輪拳打腳踢，而他的反抗令他撞向窗簾並把它拉扯在地上，同時他發出極為痛苦的呻吟聲。停頓了一會兒，盤問的對話又再響起，被暴打的俘虜發出的聲音變得微弱和低沉，接着又是一輪拳打腳踢聲，但該俘虜已經沒有氣力還手，甚至沒有任何嘶叫。積華神父對他無比同情，卻愛莫能助。之後，竟然是一頓德語咒罵聲，罵畢，他們便離開房間並上鎖。

這一刻的積華神父，憎恨德軍以殘酷手段對待俘虜，他巴不得立即衝過去，推開這幫流氓立即替這名法國俘虜包紮傷口。同一時間，神父開始明白自己沒有被嚴刑拷打是因為他是名副其實的神父，對軍情毫不知情，這才得以避免被拷打的命運。否則的話，他的下場應該與隔壁房間的士兵無異。這個晚上是難過的，神父首次感到自己內心的矛盾，反思自己作為一個信奉慈悲天主的信徒，怎麼竟有如此仇恨和報復的心態。望着牆上掛着的十字架，積華神父下跪祈求說：「全能、全知的天主，求祢賜我一顆明辨是非的心和智慧洞悉祢的旨意。現在大戰到來，請教導我應該如何看待我們的敵人。請不要讓仇恨佔據我的心，我不想成為仇恨的奴隸！」

積華神父就在這種矛盾的心情下度過了三日；而且，德軍提供的三餐已變得不定時、不定量，大部分時間神父必須餓着肚子。德軍繼續在清晨四時多出發到戰場與法軍交戰，炮彈互

轟之聲震天，次數更頻繁、時間更長。黃昏回來的德軍，當中死傷數目愈來愈多，神父也發覺他們的士氣日漸低落，沒有了之前那種橫行霸道的氣焰。說到底，當與自己出生入死的戰友遭受重傷或面臨死亡時，人才會真正意識到死亡的威脅是如此接近。但同時，積華神父知道戰爭是雙向的，若德軍傷亡慘重的話，亦意味着法軍也同樣面對死傷的損失。他為自己先前看到德軍死傷而高興感到羞慚！積華神父終於意識到，戰爭，其實是一個持續兩敗俱傷的局面，對參戰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

1.3 天使再顯現

9月10日午夜時分，積華神父睡得正酣之際，剛回來不久的德軍又再準備出發。單憑他們整頓行裝的聲音，被驚醒的神父估計這次出動的軍力規模更大，彷彿所有人全都傾巢而出般，包括馬匹和運送大量物資的車輛發出的聲響。與此同時，神父亦聽到囚禁着他的房子地下層發出匆忙收拾東西和文件的聲音。這夜，由於德軍在屋子內外發出的噪音，神父無法安睡。黎明初起，四周再沒有人聲、馬嘶聲，環境變得靜悄悄，他感到自己好像孤身一人留在屋子裡。

事實上，大戰爆發以來，一直佔盡上風的德軍竟被法軍與不列顛軍成功連環突襲，兩協約盟友乘勢發動全線反擊。戰事危急時，德軍慌忙撤離積華神父所在的小城，匆忙間竟忘記把他一起帶走。當德軍離去後，人去樓空，囚禁神父的房子毫無動靜，他嘗試大叫引起德軍注意，可是根本沒有回應。於是，他大着膽子設法把房門撬開走出囚禁他的房間，再小心翼翼地沿着木樓梯下去地面那層。到達地面樓層時，只見四周一片凌亂，櫃子的抽屜半打開着，房門都是半掩的，廚房內爐子上有打開的鍋子，而做好的食物散落地上。

他繼續步步為營地走出屋子。這時，積華神父見到遠處有一座宏偉的天主教堂，兩旁的房屋排列整齊。他想應該沿着河邊向北方走才能與自己部隊會合。於是，他沿小路繼續前行，

一路上都沒有任何德軍的蹤影。神父舒出一口氣，感到自己安全了，立即加緊趕向前方，希望盡快找回自己的第2師。

雖然一路上天氣良好，氣溫不冷不熱，走了一整天路的積華神父仍感到雙腳疲累、無力繼續前行，只好決定趕在入夜前在一片被戰火糟蹋了的田野附近找一村落休息過夜。四周夜色漸濃，但神父所到的村落卻見不到任何一點燈火或燭光，顯然原本居住在這裡的村民已經全數逃難離開了。他進入了幾家被炮彈損壞不算嚴重的農戶房子裡四處找尋食物；可是，這些屋內除了簡陋的陳設外，並沒有留下半點食物能讓神父果腹。過去數天沒有足夠食物落肚的他，經過這天長時間快速步行令體力消耗更多、更快，他漸漸感到頭昏腦脹、腳步不穩，必須停止活動躺下來休息。神父隨即跌撞地走進一間有床的房間，緩慢地把身體和四肢放在床上，並閉上眼睛以減輕天旋地轉的感覺。

四肢軟弱無力的積華神父，思緒並沒有因為疲倦而安靜下來，反而，在黑暗中他感到異常孤寂、不安和恐懼，彷彿感覺死亡愈來愈接近自己。他努力平靜自己，開始祈禱說：「仁慈的天父，若我的生命已到達終結，求祢寬恕我之前對敵人懷有仇恨之心；作為一名信徒和神父，都絕不應該存有仇恨和復仇的心思。天主，求祢也寬恕我沒有把祢放在我的生活第一位，缺乏仁愛和憐憫。最後，請祢賜予力量給我父母，令他們有能力接受我的離逝。」

完成禱告後，疲乏的積華神父實在抵不住黑暗而把眼睛完全閉上，矇矓中進入夢鄉。約半小時後，夢中有一把聲音說：

「路易·積華，我是天使加俾額爾，你剛才的祈禱得到天主垂允，得到寬恕。在這場大戰，你將不會見到死亡，並且從今天起，你要作為天主在地上和平的工具。明天早上雞啼時，你會找到足夠食物，然後順利回到之前所屬的軍隊中去。繼續誠心祈求和平，再見。」

積華神父的夢境中只見到白光和聲音，天使把訊息傳遞後便在夢境中慢慢消散，而他則繼續昏睡至天亮。

翌日早上，屋外有一隻公雞高聲地「喔」、「喔」、「喔」啼叫，依然疲倦和全身乏力的積華神父嘗試睜開雙眼，看見兩隻母雞停下來在地上搜尋食物，抬頭好奇地看着床上的人一會兒，然後便大搖大擺地離開。這時，床上的神父用盡力氣從床上爬起來走出屋外，馬上看見那隻公雞和五六隻母雞悠閒地散步覓食，同時他也看到那些母雞在一間倒塌了的農舍進出。於是他走向該農舍，推開虛掩的欄柵，立即看到雞窩裡七八隻雞蛋，神父精神為之一振，如獲至寶般把它們拾起拿到屋子裡。

積華神父在一間簡陋的廚房裡找到一個殘破但仍可使用的鍋子，在一個儲水缸找到了清水，他非常滿意終於可以把雞蛋做熟來吃。在等候雞蛋做好的時候，神父意外地在廚房的一個陰涼角落找到幾個雖不新鮮但仍可食用的馬鈴薯和兩條紅蘿蔔，於是他又忙碌地把它們清洗乾淨、簡單切開，準備做好雞

蛋後便把馬鈴薯也做來吃。待雞蛋和馬鈴薯都弄熟後，積華神父感慨地看着眼前得來不易的食物祈禱，這時他便想起了夜裡夢境中的說話：「明天早上雞啼時，你會找到足夠食物」，當下他感到一種非常奇妙的感覺。他邊吃邊在思索到底作天主和平的工具是什麼意思呢？一口氣吃了三隻雞蛋和半鍋的馬鈴薯後，積華神父感覺體力恢復不少，頭昏腦脹、腳步不穩的情況已經不藥而癒。休息一會兒後，他便把剩下的五隻雞蛋、馬鈴薯和兩條紅蘿蔔帶在身上作路上乾糧。

經過一日多的輾轉趕路，積華神父好不容易於9月13日才尋回他所屬的救護擔架連。當救護站的成員再次見到同樣是疲憊不堪、衣服破舊的神父時，四名與他相熟的成員立即興奮地上前擁抱神父，為首的杜夫激動地說：「神父你被德國佬囚禁起來後，我們多麼擔心以後都不會再見了，感謝天主保佑，你平安回來與我們並肩作戰！我們仍舊保留着你的聖祭聖體箱。」

「你說得對，我們應該感謝天主，祂一直保護我，看來我的大限尚未到哩。」

另一名組員比加接着問：「神父，你真厲害！我們軍隊走了這麼遠，但你仍能找到我們的位置，你是怎麼做到的？」

「其實，找到回來的路一點也不容易，路途前半部孤身一人又沒有糧食，差點餓死在路上；後半部路上兵荒馬亂，幸好

遇上非洲騎兵隊的協助，跟着他們很輾轉、驚險才能與你們重逢。」

「這也好，你避過了目擊一場大屠殺，神父！雖然我軍是勝利了，但是傷亡非常慘重，到處都是死傷的士兵。我們根本連正常的睡眠時間也沒有；這裡有許多陣亡的同胞，也有不列顛軍的屍體等候在夜裡埋葬。」

杜夫繼續接着說：「我們已經埋葬了許多屍體，但是沒有神父和充足時間舉行像樣一點的宗教下葬儀式，只能草草埋葬，可憐的戰友。」

「戰友們，讓我們提起精神。我能平安回來，必定要分擔大家的工作；況且，為已亡兄弟舉行他們臨別人間的儀式是我的分內事。」

「另外，有一個壞消息要告知，我們當中的一個夥伴馬田·古山（Martin COUSIN），紅頭髮那一位，有印象嗎？前兩天，他在執勤時被炮彈碎片打中頭部，沒有受很多痛楚便離開我們了。」杜夫說。

「他臨終時希望我們通知他家人時告訴他們，馬田很愛父母和兩個弟弟。」比加補充說。

「噢！是那個連大聲說話都會靦腆的小伙子嗎？太可惜，我必定會把他的心意寫在信裡。」

之後，大家又沉默下來，因為在他們的工作崗位上除了死

傷的壞消息外，根本不可能會有什麼好消息可以分享。然而，積華神父奇蹟地回到他們所屬的擔架連這事實，立即令他們感到彷彿有一股奇妙的天主和保護力量在神父身上散發着。這令他們倍感安慰！

這天下午，戰地救護站又送來了一大批傷兵等待治療，其中一名非常年青的士兵一直在抱怨、嘆息自己如何不幸地遭到敵人伏擊，看着積華神父安靜又熟練的清潔和包紮傷口手法後感慨地說：「神父，我是亞方素·杜波（Alfonso DUBOIS），多謝您替我包紮傷口和聽我的抱怨，我的話太多了，真婆婆媽媽，完全不像個軍人！」

「杜波，的確，戰爭就是這樣子，很殘酷、不理性，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地告訴你，天主仍然存在，祂沒有放棄我們。你若希望我們再談下去，我可以晚一點過來看你。」

這時，杜夫走過來打斷他們的對話說：「神父，我那營內有一個重傷的士兵可能救不了，正處於彌留狀態，他希望你可以替他作臨終傅油，請趕快過來一趟。」

「好的，杜夫，我收拾一下就馬上過來。」

於是，神父向杜波告別，急步走向放置聖祭聖體箱的方向簡單收拾一下便提着它向着另一病區帳篷趕去。當他進入帳篷內時，不少能夠移動身體的士兵都向着路過的神父點頭示意，積華神父也點頭回禮。步過十多個床位後，神父終於來到杜夫等待着他的床位前。可以看出，杜夫已盡力替這名垂死士兵清

潔佈滿不少傷口的臉孔，但仍難掩飾它已變成蒼白如死灰的顏色。傷兵半張開眼睛，似乎看見神父的到來。杜夫說：「神父，他剛才嘶叫了好幾分鐘，現在總算平靜下來，他的名字是謝哈·巴士加（Gerald PASCAL）。」

「謝哈·巴士加，我是積華神父。你希望接受臨終傅油，對嗎？」

床上虛弱的巴士加回答：「神父，我希望辦告解，希望天主寬恕我所有的罪過，您可以幫助我嗎？但我已經好幾年沒有辦過告解！」

於是，積華神父隨即跪在地上聆聽巴士加在他耳邊低訴，過了一會兒，巴士加完成了告解便沒有任何氣息，他臉上顯示平靜和安詳，剛才痛苦時出現的扭曲面容消失了。

神父看着安詳離世的巴士加，繼續他的告解救罪禮，接着便替巴士加進行傅油。站在一旁的杜夫等待一切儀式完成後，也在身上劃了一個十字聖號手勢，然後便把巴士加身上的個人物品全部拿出來讓神父進行記錄。接着，兩人很有默契地合力把屍體包裹起來，然後抬進帳篷外簡陋的停屍間擺放。

是夜，神父回想起巴士加的告解，他說：「神父，我為殺了兩名德國士兵深感內疚！他們兩人死前的眼神充滿恐懼，哀求我不要殺他們，但是我對兩人完全沒有一丁點的憐憫。神父，我很後悔，我希望當日死的是我而非他倆。天主會原諒我嗎？今日我被炮彈所傷是應得的，這是天主對我的公平回報。另外，

我覺得也對不起我的父母，他們要為我的死亡而哀傷難過。」

當想到這個臨終告解的內容，積華神父又再次想到自己的信仰，心裡問道：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把國家放在第一位而把信仰放在第二位？是誰給前線士兵權力去殲滅另一個同類？耶穌重複地強調說最大的誡命是「愛人如己」。若一名年青士兵殺敵後感到內疚，我作為一名神父，我的信德和愛德不應該更大才對嗎？

這個晚上，躺在床上良久的積華神父仍然難以入睡，他對自己戰事爆發以來的行為感到慚愧和難過。他終於認識到戰爭為參戰國帶來的除了仇恨外，就是報復。有良知的人，在殺戮敵人後帶來的內疚可能纏繞一生，精神的痛苦並不比肉體痛苦為輕。直至清晨時分，神父因疲倦而進入深睡，天使加俾額爾再次出現在他的夢境中。

天使發聲說：「積華，我是天使加俾額爾。巴士加告解，是由於漠視兩個敵人的哀求殺害了二人，之後良知令巴士加深感內疚，我相信你現在明白戰爭帶來的惡果了。」

「不單明白，可以說是深有體會！」

「其實，撒旦和他的追隨者已乘着這場大戰令人類互相殘殺，好證明人類是軟弱和腐敗，不值得天主對人類的厚愛。積華，你可以做的事情看似微不足道，但是，你要開始做。」

「天使加俾額爾，我只是一個普通神父，希望真能幫助您，請告訴我應怎樣開始呢？」

「繼續向有信仰的、沒有信仰的士兵、軍官和其他人宣傳天主教是愛，而人與人之間必須存有仁愛。提醒他們魔鬼想從天主手中招攬信徒，當心不要相信魔鬼。」

「天使，戰爭前線士兵每一刻都面對着敵人死亡的威脅，對他們講論仁愛，可能嗎？」

「為什麼不可能？你看，謝哈·巴士加的例子，他殺了敵人換來折騰心靈的內疚感，你認為他日後獲得榮譽英勇勳章能彌補心靈上的折騰嗎？」

「的確，謝哈·巴士加還算不上是一名虔敬的信徒，與非信徒無異的他也有良知和憐憫之心。」

「全能的天主命我在地上揀選一些人作天主和平的工具，重新宣傳仁愛，即是人與人之間自出生便存在思想和行為上的同情、憐恤和愛護，對待同類如同自身一樣。撒旦和他的追隨者正把仁愛消滅，世間欠缺仁愛的話，這會完全摧毀人類世界，如同在地獄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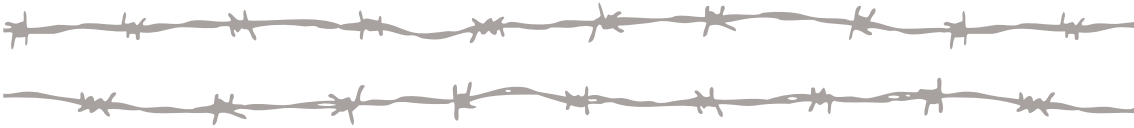
「確實，大戰就是人類重複上演的自相殘殺場面。」

「對，積華，你也曾親眼目睹士兵在戰場上受傷和死亡，你對他們的不幸感到何等哀傷和難過？這場大戰能否早日結束也就取決於人類對仁愛的取捨、對和平的追求了。但願你好好努力做一個和平使者。」

「天使，雖然我知道去說服身邊的軍人行仁愛並非易事，但是我一定會盡最大努力去實踐和傳揚仁愛信息。」

「積華，做一個有信德的人，多祈禱尋求天主的力量，只管相信！當你看到愈來愈多的和平使者出現，仁愛回歸人間之時，人類的浩劫才會告一段落。」

「天使，我相信。」



第二章



2.1 戰線上的種子

大戰爆發一個月後，梵蒂岡第二百五十八任教宗上任，取名本篤十五世（Benedict XV），接任因病去世的教宗庇護十世（Pius X）。他成為教宗之前的二三十年間所接受的教育和之後的工作，均專注在教廷對外關係層面，外交工作經驗可謂相當豐富。無論是以教宗身份或以外交家的角度來看，新上任教宗覺得這場大戰的發生，將會為歐洲和世界帶來莫大的政治不穩定和流血場面。本篤十五世面對着前所未有的不安和憂慮，但同時又感到矛盾和無能為力。一方面，教廷如何能擺平同為信仰耶穌基督的主要參戰大國：德國、奧匈帝國、大不列顛、法國和俄羅斯的分歧？過去幾個世紀以來，這幾個國家都是按照同一本聖經教義各自延續其歷史和文化。另一方面，除了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外，其餘參戰三大國沒有與聖座建立正式和穩固的外交關係。之前與教廷一直關係密切的法國，由於政教分立，導致法國與梵蒂岡的外交關係於 1904 年中斷。大不列顛則自十六世紀開始與教廷保持着斷斷續續又不穩定的外交關係，密切程度大不如前。教廷似乎只能藉助秘密外交，這也許還可以展開一定程度的遊說工作。

1914 年 9 月 7 日，新教宗上任後第五天，召叫了他委任的國務卿加斯巴利主教（Pietro GASPARRI）到他的辦公室，商談

大戰局勢和定調教廷的角色與立場。坐在辦公桌前的教宗本篤十五世語重心長地說：「加斯巴利主教，戰事開始一個多月了。聽聞德軍使用的精製武器和頑強的戰鬥力是我們一般人無法想像的，而且，他們周詳的軍事部署令他們輕易攻陷比利時直衝法國邊境。」

「教宗閣下，正是。比利時首都被佔據了，他們的政府已暫時避難到了法國勒阿弗爾（Le Havre）。德軍經過魯汶（Louvain）時，還把當地大學的圖書館燒了，懲罰比利時人對他們的反抗。法國政府因為巴黎危急，也在這月初避到波爾多（Bordeaux）去。」

「實在太可怕！連圖書館也不放過的軍人，怎可能會對人尊重和憐憫呢！我一直在想教廷能做些什麼，才能阻止這場戰爭繼續打下去？」

「以目前形勢而言，發起戰爭的德國與奧匈帝國，不可能聽從教廷提出的任何停戰建議。而且，自德國統一後，以新教的凝聚力為主，天主教次之；法國就更不用說，政教分家後，天主教的影響力大不如前；不列顛的內部教派矛盾導致幾百年來與教廷關係變得疏離；至於俄羅斯，天主教與東正教的分歧都不利教廷去游說。」

教宗輕推眼鏡，想了想說：「的確，即使在意大利本土這裡，教會與政府關係何嘗不緊張？無論如何，聖座不能看着戰

爭這樣打下去。我個人十分反對戰爭和使用暴力，同時，教廷的政治立場必須保持中立，不能偏袒任何一國或與任何一國結盟。」

「我也同意教廷必須保持中立，目前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是勸導各參戰國保持克制、理性；若可能，邀請各國坐下來談判。不過，這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

「加斯巴利主教，我相信面對這次大戰，必須請求天主的幫助，賜予我們力量和得到聖神的指引才能把這個禍患的傷害減到最低！」

「最可惜的是，幾個參戰國家的當地天主教會，目前被愛國情緒所影響，神職人員和信徒的信仰受到衝擊和感到迷惘，這對當地教會以至教友相當危險。」

「加斯巴利主教，我同意你的見解，人類若不把天主放在首位，任由其他信念或主義所取代，那麼，這個世界便不會有和平可言了！」

「教宗閣下，即使如此，我們仍會繼續聯絡這幾個交戰國的公使，請他們轉達聖座對戰爭持續下去所影響的軍人生命安危，和人民生活安定的擔心和憂慮。」

「對，請你務必好好與這些國家的公使保持緊密聯繫和跟進。讓我們一同祈禱，希望得到聖神的指引，給我們智慧去化解這場人類浩劫。」

這個晚上，坐在祈禱室內的本篤十五世看着牆上的十字架出神，於是他再次跪下，懇切地祈求天主：「父啊，求祢俯聽我懇切的祈禱。首先，我要為過去一個多月來那些枉死在戰場上的軍人、平民伸冤，無論是比利時人、法國人、不列顛人、俄羅斯人、德國人、奧地利人或是其他國籍，他們都是無辜的，請祢把他們的靈魂接到天國裡去。由於一小部分人在個人權力慾望和野心的驅使下，已把許多寶貴生命白白斷送在戰場上了！父啊，我請求祢賜予我智慧，讓我知道應該怎樣跟這些參戰國領導層對話，讓他們放下武器和仇恨，願意坐下來談判。」

此時閉上眼睛的教宗雙手合十貼在臉中央位置，兩手肘支撐在跪座上的小台上保持祈禱跪姿，繼續向天主表達心聲：「父啊，當我安靜下來時，兩耳好像聽到這些無辜死去士兵痛苦、害怕和憂傷的哭泣聲，還有就是他們親人的哀痛、難過之聲。同時，我亦深深感受到仇恨正侵蝕死者的親人、朋友和所有參戰國家人民의思想和行為。仁慈的天父，這個世界正徹頭徹尾進入了沒有仁愛，只有仇恨和報復的時代！」

「父啊，我清楚知道祢期盼見到人類世界和平共處，絕不是這樣混濁、暴戾和紛亂的情況。我感覺撒旦正在幹着許多不為人知的勾當，撒旦想取代祢來統治世界！求祢賜予我們力量去對抗撒旦和跟隨他的魔鬼。」

「仁慈的天父，全世界正面對人類史上一個人為的巨大災

難。走馬上任的我感到身為教宗的使命重大，但同時，亦深感無能為力。父啊，請祢告訴我應該怎樣處理，祢的僕人在此聆聽。」

天上，天國樂園內的天主正細心聆聽着本篤十五世的祈禱。雖然天主已派遣了總領天使彌額爾（Archangel Michael）和他的天使兵團近距離觀察人類大戰爆發以來的局勢，但是天主也想藉此祈禱，觀察面對大戰的新任教宗應變能力和對天主的信德有多大。同時，天主回想起八月初撒旦和幾位墮天使相聚，商量利用這大戰爆發的機會，令人類為了土地、資源、金錢和名譽等而自相殘殺，一再證明給天主看深藏人類骨子裡的軟弱和腐敗，絕不應視人類比其他動物尊貴。天主認為被驅逐離開天國樂園的一群墮天使始終改不了自大和嫉妒的劣根性，這樣下去，只會令天主與墮天使的關係永不可能回到從前。

這天下午，回到天國樂園向天主匯報的彌額爾向天主恭敬地行禮說：「聖、聖、聖，萬軍上主，願天主的皇權世世無窮。」

天主說：「免禮，彌額爾。大戰爆發前，撒旦與幾位墮天使的會議內容都聽到了嗎？」

「一如天主所料，撒旦他們看中了歐洲大陸政治紛亂的局面，藉此機會推動各國向全面大戰發展。」

「撒旦能得逞，是因為人類不再把天主的誠命奉為法律。」

「的確，挑起戰爭者必須自食其果。然而，仁慈的天主，

我們應該如何拯救無辜的平民和不想戰爭的士兵脫離這場大戰？」

「彌額爾，這只能看人類的造化了。」

「全能的天主不打算救好戰士兵我理解，但天主決定連無辜的平民也不出手救助嗎？」

「若他們沒有誠心哀求天主的救援，天主如何幫助無辜的人民呢？」

「確實，參戰國的天主教會或其他教派教會已變成好戰分子，讓愛國主義膨脹起來，完全違反了十誡和其他與仁愛相關的法律。」

「你說對了，彌額爾，這個邪惡的世代，現在連仁愛也拋棄。」

「眼前能見到、能觸摸到的同類都不能相親相愛，反要自相殘殺。他們怎可能相信看不見、聽不到的天主呢？！」

「彌額爾，現在首要的事，是讓人類重新認識仁愛，心存憐憫和同情。」

「不過，全能的天主，現在各國的眾教會對於主戰和不戰意見分歧，方向不明確，讓他們重新認識仁愛，談何容易？」

「確實不容易，人類只能經過血的教訓後才會清醒過來，明白仁愛在人類世界的重要性。」

「天主的意思是，不會直接用大能的手干預戰事？」

「彌額爾，人類這一刻根本沒有誠心祈求世界和平，他們的心中沒有仁愛，只有仇恨和報復。」

「全能的天主，我明白了。盲目的人類已被戰事輸贏佔據了內心，他們這一刻絕不會有和平的想法。」

無奈和忐忑不安的彌額爾沉默下來，面對人類大災難，除天主外，他也不知道應怎樣幫助無辜的人免於戰爭的蹂躪。然而，天主沒有再對話下去的意欲，天使便識趣向他告辭。

藏在微風裡的智慧剛好經過天主身旁，全能的天主也感覺到智慧就在自己附近，於是對智慧說：「智慧，為何人類不再祈求和平？在戰爭爆發後，人類死亡人數不斷增加，戰爭使用的武器如此殘忍，為何人類不是祈求和平，反而是復仇和在戰爭中獲勝？『人類可知心中沒有天主和仁愛的祈禱都不會得到應允！』」

「天主，因為相當多數目的人類心中已經沒有了仁愛。」

「那麼，智慧，你有什麼好建議令人類停止打仗？」

「天主，為今之計只能在人類世界重新播種『仁愛種子』。」

「的確，只有這方法。不過，彌額爾已經沮喪地離開，你巧妙地喚他來祈求『仁愛種子』吧。」

「領命。」

在離開天國樂園的路上，彌額爾遇上了飄浮在風中的智慧，天使連忙向智慧問候。智慧看天使煩惱的樣子便問道：「彌額爾，有什麼事情煩擾着你？」

「智慧，人類世界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大戰，但是天主似乎不會直接出手救援人類了！」

「確實，現在人間充斥不幸和災難，欠缺仁愛。這樣，何不嘗試懇求天主借給你『仁愛種子』再一次散播在人類世界，藉此法挽救全世界的人？」

「對，智慧說得對！為什麼剛才我沒有向天主祈求借用『仁愛種子』呢？天主已經暗示了我。」

於是，彌額爾立即又回到天主那裡，鼓起勇氣向天主說：「仁慈的天主，我又回來了，還有一個不情之請。」

「說吧，彌額爾。」

「仁慈的天主，既然天主也知道今日人類世界缺乏仁愛，我懇請天主憐憫大部分無辜人民的性命，借出『仁愛種子』給大地，讓種子找到合適的人，在他們心內生根並結出仁愛果實。」

「天主可以把『仁愛種子』借給你，但不要忘記種子需要時間和耐性才會開花結果。」

「天主，我願意一試，一年、兩年、三年都要等待種子結出果子。若果我不嘗試的話，人類世界連這個自救的機會都沒有了。」

「好，彌額爾，天主願意答允你的請求。但是，一袋『仁愛種子』只足夠一年使用，再借用，必須親自再來祈求。」

說畢，天主把一個白得發光、裝有「仁愛種子」的小袋子

交給彌額爾，說：「天主派遣彌額爾和彌額爾天使兵團重新在人類世界撒下這些『仁愛種子』。」

「領命。感謝仁慈的天主，我馬上分發這些『仁愛種子』給彌額爾天使兵團，吩咐他們在人類世界散播它們。」

「彌額爾，去吧。也把種子撒在戰場上，那裡也極需要！」

彌額爾急不及待回到人間，然後立即召集天使兵團分發「仁愛種子」散播給世人。彌額爾探手入天主給他的小袋子中抓了一把種子給前來的天使們看，叮囑說：「各位天使，這裡是天主特別恩賜給人類的『仁愛種子』，大家來取一些把它們散播到人間去。」

等候中的天使們有的歡天喜地期待着種子，有的則七嘴八舌地問道：「總領天使，這些『仁愛種子』真的可以馬上就能停止人類正在進行的自相殘殺嗎？」

彌額爾回答：「各位天使，『仁愛種子』不可能一下子便結出果實來，需要發芽、生根、灌溉長大，才會結出果實。」

一陣小騷動後，天使們說：「太可惜了！我們在戰場上已經親眼目睹太多、太多冷血的屠殺情況，要等到種子發芽、生根、長大至結出果實，恐怕最快也要一年半載或更長時間才會見到人性回到良善一面。」

彌額爾說：「確實如此，讓人類內心回到充滿仁愛需要很大耐性。但是，這是唯一的方法令人類停止戰爭！」

天使們回答：「總領天使，我們現在就出發散播種子，希望早一點開始播種，早一點停止這場可怕的戰爭。」

彌額爾說：「幸好，人世間不少人類心中仍有仁愛的本質，當大部分人類的仁愛之心都回來後，人類世界的戰火才會停止。來，你們都來抓一把回去。」

彌額爾看到一些天使看着小袋子不知道應該取多少數量，於是繼續說：「天主給的袋子雖小，卻有取之不盡的種子，你們放心取吧。」

說着，各天使便從白得發光的小袋子中抓了大把、大把的種子放進自己的口袋裡，然後飛去有人群聚集的地方把種子散播。

第二天晚上，全能的天主從天國樂園望向人間，看到了一幅奇景，就是大量「仁愛種子」被彌額爾的天使兵團散播到主戰場的歐洲大陸上和周邊國家。這一刻的歐洲大陸都變得金光一片，「仁愛種子」發出耀眼光芒，好不漂亮。然而，對人類寵愛有加的天主也不知道，數月後或一年後，這些「仁愛種子」的光芒會剩下多少，多少種子會無聲無息地被熄滅了？雖然，天主對於撒旦和幾名墮天使的勾當也是心中有數；然而，對於人類充滿仇恨和報復的祈禱，天主倍感難過和失望，因為這都不是祂期望聽到的，更不會使之實現的禱告。

這時，兩名相識的天使各自帶着「仁愛種子」在比利時與

法國邊境相遇，他倆停留在破落的村落看了看，然後又到附近德軍、法軍、比利時軍的戰壕上空看了又看。其中一名背上以飛鏢為武器的天使對同伴說：「你看，這些村莊都被炮火重創，到處都是頹垣敗瓦。村民四散，剩下的村民寥寥無幾，而且我感到他們強烈的仇恨和怨恨之心。這樣子，我們仍要把『仁愛種子』撒下去嗎？」

腰上繫着長皮鞭為武器的另一名天使回答：「當然要撒下去，愈是充滿仇恨的地方，愈需要撒下『仁愛種子』。我相信大能的天主會令人類重回仁愛的路上。」

「好吧，但願如此。雖然一路走來我並沒有在太多家庭中找到仁愛。」

「這是可理解的，現在所有人都受到戰事波及，房子被摧毀、財產化為烏有，可能家中男丁都到前線去。在這些情況下，就算有信德的人也會受到考驗。」

「那麼，皮鞭天使，在德國土地上的人民，難道全都是好戰分子嗎？」

「這說法我並不同意。自開戰以來，德國家家戶戶也有男丁被召上戰場，他們根本沒得選擇！看！東線戰線上德軍和俄羅斯軍死傷同樣慘重，破碎了的家庭到處都是。」

「你已經把『仁愛種子』撒在東線戰線上了嗎？」

「撒了，飛鏢天使，我的小隊真撒了不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他們能把悲傷和痛苦轉化為仁愛就好了。」

「我相信會的，可是，等待『仁愛種子』結出果實真需要無比耐性。」

「會的、必定會的，我們必須像天主一樣對人類有信心。況且，他們中間仍有相當多的人保存仁愛之心。」

「皮鞭天使，你真樂觀。的確，我也看到因戰火而失去家園的難民守望相助的情景，還有戰場上冒險救助戰友的場面。」

「飛鏢天使，何止你剛剛提及人類的仁愛表現，你看一批接一批醫護志願者踴躍參與救援，他們不畏戰火危險，趕赴前線救助死傷同胞的精神同樣是出於仁愛之心。」

「可是，關於散播『仁愛種子』的工作，有一事令我時刻感到擔心。」

「到底是什麼事？說來聽聽？」

「就是憂慮撒旦和他的追隨者會破壞種子的生存，令它們無法發芽生長。」

「原來你是擔心這事，放心吧！『仁愛種子』是全能天主親自創造，世上沒有人或天使可以破壞它。不過，種子能否生根和結果則要看人類自己的造化，或者說，人類的選擇。」

「那，我明白了。難怪在戰場上看到墮天使兵團時，他們只會不屑地看着種子但又不敢破壞它們。」

「不過，從前結出『仁愛種子』果實的世人，不少已被撒旦利用，他們甚至將自己出賣給了撒旦也不自知！」

「唉，就是今日戰場上的人類，由士兵以至統治者。」

「對，飛鏢天使。無論如何，我們繼續撒種吧！」

「好的，皮鞭天使，我們要努力撒種和耐心等待人類回頭。
走吧！」

教宗本篤十五世上任後的兩個多月時間裡，不斷祈求天主
賜予他力量阻止戰爭繼續發展下去。耶穌基督一向被天主教會
會稱為「和平王子」；可是，現在傳統上都是信奉耶穌的所有
參戰國和信眾，他們不單使用武器互相攻擊，甚至希望置對方
於死地，這種違背教義的行為實在太諷刺。經過一輪外交斡旋
工作以促成交戰國放下分歧，重回談判桌上不果，教宗只好透
過通諭在 11 月 1 日，即「諸聖節」那天，向全世界神職人員
和信眾公告一個來自教廷的和平信息。

在通諭中，教宗首次公開批評現代化的發展，令人民走
向物質化的生活，一心只追求有形的物件、金錢和財富；心中
不存好心、好意，反而互相憎恨、仇視；不再尊重權威、不服
從、反叛等成為這世代的標誌。人們沒有拒絕惡事，甚至心甘
情願成為魔鬼和惡事的共犯。教宗期望藉這份和平通諭讓教友
知道，由於戰爭發生，信仰正面對一個人性和道德的巨大危機。
眼下戰爭令人民痛失家園、流離失所，甚至痛失至親。只有結
束戰事才能帶給人民安定生活，戰爭造成的傷痛只有藉着信德

才能治療。教宗豈能對眼前這場被仇恨、復仇主導的戰爭中的人民思想視若無睹，冤冤相報只會是一個仇恨與復仇的惡性循環……

在梵蒂岡教宗辦公室內，本篤十五世對加斯巴利主教說：「主教，請你把修改好的通諭安排在 11 月 1 日諸聖節那天發佈給全球的教友吧，那天剛好是星期天。」

「我會辦好這事，讓神職人員和教友必定能在當天得知這和平呼喚。」

「既然在外交上我們動彈不得，現在教廷只能訴諸文字，警惕所有聖職人員、教徒要為和平而努力，不要讓分歧、分裂取代信德。」

「教宗閣下，信德的道路從來都不容易走，可是，這場大戰加劇了各方的積怨和報復行動。」

「主教，我相信撒旦這回用盡了全力來推動人類向惡而行，否則戰事不應該如此發展，毫無轉圜餘地！你、我在外交事務工作多年，從沒經歷過如此艱難的外交局面！」

「我也有同感，就好比一股非常惡毒的勢力根種在人的心靈，剛好藉皇儲斐迪南大公被殺這時機到來，一場以種族主義為燃料的大火就如此燃燒起來，一發不可收拾。」

「一個信德正被蠶食的歐洲，國與國之間不懷好意，再加上如你所說的種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風潮吹襲下，以致之前幾十年來的新仇舊恨都藉這場世紀大戰一起算帳。」

「教宗閣下，令人意想不到的，各國人民的愛國情懷如此強烈，不惜犧牲自己寶貴的生命來保衛國土。」

「軍人保衛國土和家園的勇敢確實令人尊敬，可是，我認為不應該訴諸武力和殺戮！」

「的確，尤其是我們從事外交工作的人，在發生戰爭前和戰時都應該盡力調解。」

「可惜，我們都錯過了最佳時機。而且魔鬼迷惑人的本領非常高，一般人都忍不住誘惑。」

「現在，除了天主外，相信無人能把戰事叫停了！」

2.2 閃耀的藝術天賦

德軍入侵比利時兩星期多後，1914年8月20日，一個星期四早上，德軍將領來到首都布魯塞爾與提著白旗的市長見面，自此刻開始比利時便正式由德軍控制。然而，軍力強悍的德國沒有想到的是，軍力相對薄弱的比利時軍沿着比、法邊境，處處奮力抵擋德軍前往法國之路。經過了法國馬恩河戰役失敗後，德軍重新部署，調動第IV軍團及第VI軍團繼續向比利時北部的邊境城市伊珀爾（Ypres）進攻。德軍相信只要能在伊珀爾打出一個裂口，便會帶來兩個好處：第一，從伊珀爾可以進入法國港口區；第二，佔據這位置就能阻擋不列顛的軍力增援，及中斷比利時和法國的物資供應。

第一場伊珀爾戰役即將展開，除了德軍和協約國軍隊參戰外，還有兩位皇族參加，但立場對立。一邊廂，為了保護比利時最後一個未被德軍佔領的城市，國王阿爾貝一世於10月13日向軍隊宣布，他將會親自帶兵抵抗德軍搶奪這個佔重要戰略地位的伊珀爾。另一邊廂，經過重新調配兵馬，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也滿懷信心認為會把這據點拿下，他於十月底來訪軍隊，期待能親眼目睹德軍拿下該城的一刻。然而，事與願違，比利時軍在不列顛和法國聯軍協助下，守住了伊珀爾。

11月3日早上，一名出生在英格蘭一個軍人世家的士兵嘉倫斯·泰來（Clarence TAYLOR）別過家人，與其他年紀相若的

年青人被安排從倫敦出發，乘坐運兵船踏上前去比利時前線增援的路上。在執拾行裝時，熱愛繪畫漫畫的泰來特意從家中多帶了一本空白素描本和幾支鉛筆，若有機會他便可以繪畫些真實戰場的漫畫。也許是這個原因，他的心情既緊張又新鮮，因為他之前的漫畫都是接受軍事訓練時畫的，但他覺得作品欠缺生動和有趣。

經過了幾天包括火車、大船、馬車和汽車的交通接駁後，他所隸屬的那一個步兵營最後到達了比利時北部的比、法邊境附近地區，負責保護伊珀爾這個重要戰略位置。十一月份的比利時，天氣一點都不暖和，大白天但依然灰暗的上空總不忘灑下時大、時小的雨點，好像是給這裡頑強對抗德軍入侵的人民的同情之淚。這是泰來到埗後對比利時的第一印象。過了幾天，天氣不單沒有回暖跡象，更在泰來到達一星期多後迎來了第一場大雪。

事實上，當他們到達後不久，那裡才剛打完了第一場伊珀爾戰役，德軍被比利時、不列顛和法國聯軍合力阻擋了他們強大的兵力，最後德軍戰敗。由於天氣變得愈來愈寒冷，不利開戰，於是四國軍隊便僵持在那裡。德軍不會希望辛苦爭奪回來的土地被搶回去，所以德軍開始挖掘戰壕防守奪來的土地；同樣，協約國軍隊也因為不想失去更多的土地，也各自開闢戰壕防範德軍繼續前進法國國境，泰來隸屬那一營的第一個任務便是繼續挖掘戰壕工作。

事實上，由於科技發展，德軍使用了新研製的武器如機槍、重型炮彈，還有就是放置在戰壕最前線有倒鉤的鐵絲網。若以大戰前的慣性，使用步兵隊伍與敵人正面交鋒的手段已不能有效打擊德軍了；明顯地，新舊武器對陣，持舊式武器者非常吃虧，更會造成步兵大量人命傷亡。因此，挖掘戰壕便成為當時的應對策略，無論是德軍或協約國的軍人都致力於建築戰壕，作為士兵作戰和棲身兩用的地方。

大戰初期的戰壕大多以泥土、沙包、木板和樹枝作為建築材料，建造手工甚粗糙、簡陋，缺水和缺照明的環境並非一般士兵能夠接受和堅持，即使來自農村的士兵亦如是。戰爭期間，村落民房被炸毀，村民避難離開家園，令原本居住在村內和依靠村民食物的老鼠只能躲藏於士兵的戰壕內一同生活。基於方便儲存和運送的考慮，行軍食物許多時候都是以罐頭食品為主，配以麵包作餐；不過，麵包毫不新鮮，送到士兵面前時往往已變得堅硬、乾燥，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士兵享用一頓熱餐或熱水浴的願望只能等到輪值回到後方戰壕（Reserve Trench）才能實現。對於飢寒交迫的老鼠而言，這些軍人留在戰壕的乾糧或丟棄的食物可令它們生存下去和繼續繁殖。

士兵固然討厭老鼠這不速之客，但面對戰壕內滋生的跳蚤也是無計可施，原因是戰壕內部潮濕，衛生條件欠佳而滋生了不少跳蚤。此外，戰事緊張時，軍人們穿着的軍服便難有機會及時替換，所以他們長年累月都要忍受皮肉被跳蚤侵襲的折

磨。1914 年的冬天，持續大雨令西線戰壕的生活條件變得更惡劣，泥漿處處。礙於工作不得不緊守崗位的士兵，長時間站立在水深及膝的水位幾個小時是司空見慣的事；因此，士兵們感染「戰壕腳」變得相當普遍。

十二月初，身處比利時邊境普盧赫斯爾特（Ploegsteert）樹林內的泰來和占士·萬信（James MANSION），兩人都同樣來自華威郡（Warwickshire）。他們和所屬營的組員，經過三個多星期的挖掘戰壕工作，終於完成了一條長約七百米，兩米闊、三米深連地下掩體的戰壕；地下掩體則深約四米。這個午後，難得兩人一起輪值留在地下掩體休息。萬信又嘗試把他睡覺的位置用樹枝加固，將他和未婚妻的合照貼在一個角落。至於泰來，他則把最近完成的一張漫畫貼在睡覺位置的牆上。洞內的泥土氣息依然濃烈而且有點潮濕，但總算是一個不錯的臨時安身之所。

不知道是哪位戰友的運氣和好意，竟然搜尋到一張四腳小長餐枱，而且還在枱面鋪放一張原是窗簾布的枱布。枱子四周擺放了四張絕不協調的有靠背椅子；可是，在物資嚴重缺乏的戰壕內，人的要求自然而然降低，這四把椅子反而顯得有一種湊合的和諧感覺。事實上，有些思家的軍人會刻意好好佈置自己生活的戰壕，令自己有歸屬感，可以暫時忘卻戰事的壓力，找回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

同在休息中的萬信，首先開口對泰來說：「我總覺得這地

下掩體不夠穩固，我想我們還要找些木樁來支撐頂部，否則，倒塌下來就不得了，尤其是在下雨的晚上，或有人在睡覺的時候。」

「對，除了木樁，還要多找些樹枝來固定那些泥土乾涸後出現的細小裂隙，這樣的話，這個地下室肯定穩固多了。」

「幸好，我們位置接近一個大樹林，容易找到木材。」

「萬信，你看客廳那邊，也不知道是誰這麼有心思，找來一張鋪有枱布的枱子，立時把這個地下室弄出一種家的氣氛來。」

「最妙是那張窗簾充當枱布，雖然大家一看都知道那是一塊窗簾布；可是，當我們看到它在枱上，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溫暖和幸福！」

「那麼，我看我可以採些不知名的植物回來點綴，反正它們在這裡到處都長着！」

「好啊！我等着你的不知名植物，到時候定必找個花瓶把它們養着。」

說完，兩人對望一眼，然後大笑。接着，泰來繼續說：「萬信，你有沒有發現這裡最近開始有老鼠出沒？我們營內養那幾條狗根本抓不了這麼多老鼠！」

「對，那些老鼠很猖狂，可一點都不怕人哩！有一天，有一隻還偷食我吃剩的餅乾，可是，它們走得太快了，追不到它們。我還聽說，若什麼吃的都找不到的話，它們連那些陣亡戰

友的屍體也不會放過，會啃食他們身體！這些死老鼠真的太可惡！」

「完全可以想像，它們一定餓得很厲害，所以飢不擇食。」

「打了幾個月仗，聽說未被埋葬的陣亡士兵屍體其實也累積了不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入土為安，知道後心裡很不舒服。」

「幸好，這裡天氣寒冷，他們的屍體可以保存得好些。否則，屍體發脹、發臭，到時候戰壕便可能變成疫區，最後我們不是戰死沙場而是死在疫症之下！」

兩人說到這裡，都覺得戰事沒完沒了，好像看不到停火的勢頭。而且，再過三星期便是聖誕節了，他倆從來沒想過這個聖誕節會在戰壕內度過！躺在一張單薄的軍用床褥上，以雙手環起放後腦作枕頭的萬信又向泰來說：「泰來，你猜這個大戰爆發後的第一個聖誕節，軍方會讓我們停火一兩天來慶祝嗎？」

「萬信，我想你太理想化了。首先，我們每天都有戰友死傷，誰會有心情慶祝？再者，敵人會因為是聖誕節而停火嗎？你願意和敵人互相恭賀聖誕快樂嗎？」泰來不置可否地看着萬信說。

「對，我想我真是太天真了。若果我是軍方領導也不會批准，以免影響軍心和士氣。」

「萬信，不用太灰心，你現在可以坐在餐枱旁寫一封信回家或給未婚妻，以解思鄉之情。而我呢，我就準備再繪畫一兩

張漫畫。」

結束對話，萬信也就認真地拿出紙和鉛筆坐到餐枱那邊用心細想如何下筆。餐枱旁邊有幾張殘破的軍用床褥堆高成為一張臨時沙發，有幾名休息中的士兵在上面就座，正分享一份過期報紙，看得津津有味，偶爾還發出一兩聲對話或笑聲。這一刻，這裡的氣氛是和諧和平靜的。另一邊坐在自己睡覺位置上的泰來，正靜靜地觀察洞內各人睡覺位置的佈置、戰壕內「之」字形的戰略性結構、軍隊供應的原木和附近樹林就地取材的樹枝作支撐的圍牆、簡單但足夠的照明系統……然後，泰來繼續觀察各士兵的活動和表情神態，這一切都是軍隊生活實況，對一位畫家來說，這是一幅好美的圖畫。泰來腦海裡正在構思如何把這些軍中生活點滴畫成幽默、有趣的漫畫，尤其是會令到同是軍人的同胞看後會發出大笑或會心微笑的漫畫故事。

剛寫完家書的萬信看見泰來完成了一半放在一旁的一張漫畫，感到驚訝說：「泰來，看來你真的喜歡繪畫漫畫，而且很有天分。」

「不單是喜歡，簡直到了迷戀的地步！」

「我真羨慕你有這種藝術天分，我連一丁點的藝術細胞也沒有。這些藝術觸覺好像是家族遺傳的，對嗎？」

「我父母都算有這方面的天賦吧，但都沒有把它發揮成為一份職業。」

「那你的強項是畫什麼？」

「從出生到現在，我想最熟悉的環境就是一切與軍事有關的；不過，這一次海外實戰給我的感覺真實多了，令我得到更多靈感去創作，的確是一個意外的收穫。」

「看！你正在繪畫的這個人物樣子很不錯，取了什麼名字？」

「噢，稱呼他賓尼（Benny）如何？除了抽煙外，他的另一個特殊嗜好就是把沙裝入沙包內！」

「哈哈！太絕了，你很會挖苦我們，可是同時真夠幽默，我佩服。」

「這不是我們軍隊前線的真實生活嗎？經漫畫手法反映出來讓大眾知道，這種表達方式與照片的效果很不一樣，你不認為嗎？」

「哈哈，好啊。最好你能編成一個戰壕生活的漫畫故事，然後投稿到報館或雜誌社，讓所有軍人有機會可以看到你的大作。」

「我之前向雜誌社投過稿件，但沒有得到回音大戰便開始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我聽說之前，比利時國王也有參加附近發生的這場戰役，你可以把他也畫進你的漫畫故事裡。」

「好，但凡是有趣的、沒趣的都是漫畫題材。而且，軍中生活太苦悶、傷痛，這一刻兩個要好的戰友在一起作戰或挖掘戰壕，也許，下一刻兩個戰友便陰陽相隔了。所以，我更想繪

畫些幽默、歡樂的漫畫鼓勵自己和所有戰場上作戰的軍人。」

「你說得太對了，這裡連報紙也難看到，看到時，都是些過期的、沉重的戰事報導，所以，我寧願不看。若你能給我們帶來正面信息，那是最好不過。我相信出自你的手筆，你了解我們的情況，必定更有共鳴。這是給我們最好的鼓勵。」

「可惜，白天需要爭取時間休息，晚上又是戰壕最忙的時候，盡力吧。」

「最重要，千萬不要忘記自身的安全！」

「就是。」

「希望你的理想早日達成，泰來。」

「謝謝，萬信。來吧，我們回去幹我們最喜歡的嗜好，把沙裝入沙包內。」

「哈哈，誰說不是呢，走吧。」

12月12日，經過黎明前德軍發動的一輪炮彈轟炸，泰來他們所在的戰壕遭受四至五成的損壞。入夜後，他趕緊召集一隊工兵立即修補破壞了的防護牆（Parapet）、背牆（Parados）和其他損壞較輕的內部小通道。入冬後的連綿大雨亦令戰壕內的積水存留着，士兵們的走動令戰壕變得一片泥濘，泰來走在上面有時也覺得舉步維艱。唯一慶幸的是，地下掩體沒有怎麼被波及，士兵們的臨時安身之所仍能運作。泰來對工兵們的排長確士（Charles COX）說：「你看到嗎？黎明的炮彈轟炸後，我們的防護牆、背牆和戰壕內部的通道又都被炸了，趕快移走

破損了的沙包吧，還要重新加固，這趟大概要修多久？」

「放心吧，情況還好，還能修。希望午夜前後可以完成。」

「好的，確士，吩咐你的人小心泥漿，不好走。」

「泰來，我們會小心的，現在哪一個戰壕沒泥漿？幸好，雨總算停下來讓我們幹活，我們已經很滿足了。」

「那拜託你們。」

「沒問題。」

這隊熟練的工兵隊，有的忙着更換破損了的沙包，有的忙於加添更多已削剪好的樹枝和木板以鞏固沙包牆，避免它們任何一邊倒塌下來。他們的維修工作一方面要顧及防禦的功能，另一方面又要保證在戰壕內的小通道暢行無阻。

午夜後，泰來到來檢查時，修補工作大致完成。昏暗的天色下，毫無疑問，附近戰壕內的士兵都應正爭取在黑暗中完成戰壕修補工作；其他士兵則負責從後方戰壕搬運物資和彈藥，包括炮彈、炸彈、手榴彈、子彈、照明彈和火箭等等。簡言之，黑夜就是戰壕的天然保護色，令士兵可以從事日間不能進行的工作。泰來看着其他士兵藉助微弱的汽油燈光線，好像工蟻般把這些軍用物資沿着彎彎曲曲的戰壕小路把它們放到儲存的地方去，彷彿每個人都有非常優秀的夜視能力，已習慣了在陰暗的環境工作。其實，由於天氣寒冷，大家都願意工作，走動會令身體暖和起來。相反，像泰來他們這樣需要高度集中精神的工作，缺少身體移動，尤其在下雨天更覺天氣寒冷。

隆冬的腳步漸近，夜長日短的時段更長，有日光的時間只剩下最多六至八小時；亦即是說，參戰各方有充足時間準備突襲或反擊。相反，戰壕內的軍人的睡眠時間更顯得不足，心情長期處於緊張狀態。

兩天後的下午三時多，灰暗的天色開始變得昏暗起來，斷斷續續的微雨依舊。泰來奉命領着連他在內的五人機槍小隊聯同另一機槍小隊站上駁火台（Fire Step）執勤，通過沙包中預留的瞭望孔監視德軍戰壕動靜。泰來可以想像對面德軍的防護矮牆後面也是站着兩三隊機槍手隨時準備駁火。這種監視心情可以說既驚險又刺激；當然，等待也可以很沉悶。泰來清楚知道，稍一鬆懈，敵人便有可能發動攻擊，把握機會衝過來奪取戰壕。若敵人成功攻進戰壕，要不一個活口不留，要不把活着的士兵變成俘虜，然後大肆搜掠有用的物資回去。因此，每次泰來站上駁火台時都必須高度集中精神，特別是在深夜時分四周非常安靜時，對方發出的一丁點聲音和移動都要格外留心——例如多少人的腳步聲、有否受傷等都是重要資料，他便是藉着站在駁火台上訓練自己的聽力。

當他們兩小隊機槍手正聚精會神監視對面德軍情況半小時後，突然間，遠處傳來「隆」、「隆」的炮彈轟炸聲響，然後，是在黑暗中此起彼落的火光把對陣的兩方位置顯示出來。另一隊機槍隊長羅拔斯（Jack ROBERTS）與泰來耳語：「泰來，我估計遠處開火的位置大約距離我們戰壕三英里外的地方，應該

更接近法國邊境，德軍想繼續向法國領土推進，你認為呢？」

「我猜也是。我們這邊的戰線，則停留在互相監視狀態，沒有一點動靜。」

這時，泰來旁邊小隊的兩名成員彎下身來點燃了一支香煙交換來抽。這微弱的煙蒂火光在炮彈聲和遠處點點火光的襯托下，另有一番奇異、淒涼的意境！分隔不列顛軍與德軍兩戰壕的無人地帶約有五十公尺，這一點火光不會引起敵方的注意。接近黃昏六點半，吃過晚餐的另兩隊機槍小隊來到駁火台，用手勢告訴正在執勤的兩隊隊長是換班時間。於是，泰來領着組員和另一小隊小心翼翼地退到第二道支援戰壕內準備享用晚餐。按照不列顛軍人的食物配給分量，每名士兵每日可獲分派十安士肉類、八安士蔬菜和麵包。這晚上，泰來的晚餐是他從到埗比利時便開始認識的 Fray Bentos 牌子罐頭鹹牛肉、一塊厚麵包和一份新鮮做的洋蔥、紅蘿蔔和馬鈴薯燉雜菜。雖然食物全部涼了，但是能有新鮮的燉雜菜，泰來感到非常滿意。泰來興奮地對羅拔斯說：「我們多久沒有食新鮮做的洋蔥、紅蘿蔔和馬鈴薯了！」

「很感動吧，泰來？」

「確實是，也許我們後勤廚房找到一個棄置的廚房，又幸運地買到或弄到本地的蔬菜。」

「另外一個原因是，目前這裡戰事也不算太緊張。」

「Bon appétit（法語：祝你好胃口），羅拔斯！」

「Merci, Bon appétit（法語：謝謝，祝你好胃口），泰來。」

隨着軍中生活的飲食不定時、不定量，泰來發現自己對食物的要求已經降低了不少；而且，還要習慣在陣陣的炮擊轟炸聲中繼續進食。剛開始時，泰來並不習慣在這種甚有心理壓力的聲響下進食，後來他曾經歷過因戰事影響，送餐的戰友未能及時把三餐送到戰壕，又或者送到的食物已被炮彈打中，根本不能再食用。最終結果都是要忍受飢餓和寒冷直至下一餐的派送！學習適應和投入行軍生活並不容易，但若能抱着樂觀和積極的心態看待，生活會舒暢，否則每一分鐘在戰壕都是難熬的！

這一輪在遠方戰線的炮彈轟炸持續最少六小時，四小時後泰來再次換班踏上駁火台時，雙方炮彈攻擊仍在進行中。約莫一小時之後，轟擊聲慢慢緩和下來，但是，看見有幾處地方依然火光紅紅，泰來猜測德軍連民居也一起轟炸了，所以火光應是被焚燒的民房。反觀他身處的戰壕和對面德軍的戰壕，兩方好像保持着「敵不動，我不動」的策略，互相觀望。也許，德軍正等待不軍的還擊，以報之前德軍的突襲。夜已深，看來這個晚上敵對兩方不會開火了；不過，深夜卻是所有戰壕最繁忙的時段。這亦是救護擔架隊出動的時候，一是去搜尋受傷或陣亡的士兵，二是去埋葬已經陣亡的戰友。

各方挖掘戰壕的工作一直持續，戰壕的長度和內圍不斷擴張，愈來愈像迷宮一樣。當中其實也有捷徑，萬一有敵人入侵，防禦方能最快速度攔阻敵人全面入侵。事實上，戰壕系統不斷

改進是與他們在攻下一個敵人戰壕時，參考了敵方的設計後加以改良而成。

日子不經不覺地來到 1914 年底了，戰場上作戰的各方士兵即將迎來大戰爆發後的第一個聖誕節。由於天氣寒冷、大雨綿延，歐洲西線戰事繼續僵持，教宗本篤十五世不厭其煩地因天主之名大力呼籲各參戰國讓士兵們都能在這神聖的一夜放下武器停火一天，享受一個和平的節日。於是，他親自寫信給各參戰國的政治領袖和政府官員，希望他們能接受和落實教宗的聖誕節停火請求。

「不列顛遠征軍總司令部」自 1914 年 10 月因法國里爾（Lille）失守必須避難，搬遷到了法國東北部聖奧馬（Saint-Omar）這地方。顯然，司令部不單沒有把教宗的停火請求放在眼裡，反而相當憂慮聖誕節到來會令軍人產生思鄉情懷而導致無心戀戰。故此，聖奧馬總司令部決定在十二月故意發出了一個未經證實的警告：「敵人極可能已深思熟慮在聖誕節及新年期間籌劃一次大規模突襲，請各戰士務必在此期間維持高度戒備狀態」。為了顯示德軍確實有突擊的意圖，不列顛軍甚至特意在十二月於法國索姆河（La Somme）附近一個山谷向德軍發動了一次攻擊。在天氣寒冷多雨的影響下，該地區的泥漿及膝，約兩千名士兵參戰，結果造成四百多人死傷。

發出這個德國突擊警告並沒有完全阻止前線軍人慶祝聖誕節的心情。事實上，在聖誕節前數天，平時分別在兩個敵對陣

營戰壕內士兵所常唱的愛國歌曲，已不約而同地變成了悅耳、應景的聖誕歌曲。縱使彼此所唱語言不同，但敵對兩方都明白是一些節日歌曲。這些節日前熱身舉動，確實淡化了部分士兵彼此間的仇恨，尤其是駐守在比利時領土上的德軍和不軍，兩軍彼此間的仇恨沒有像比利時或法國對德國般強烈，因為不列顛國土沒有被德軍侵佔。再者，不列顛和德國語言源於同一語系，比較容易溝通。當德軍主動釋出善意時，不軍也不會斷然拒絕；畢竟，這是聖誕節，象徵愛與和平，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

12月25日聖誕節當日早上十時多，在泰來所在戰場位置上，一些德軍不理會上級的勸告，向着對面戰壕的敵方士兵高唱聖誕歌曲和祝賀「聖誕快樂」。剛開始的時候，不軍並沒有多加理會，但憑歌曲的調子不軍立即知道德軍唱着的是一首有名的聖誕歌曲。於是，不軍興起，也用自己語言高唱同一首聖誕歌曲。然後，德軍戰壕這邊傳來一陣欣賞的掌聲和口哨聲。接着，基於禮貌，不軍用英語說出「聖誕快樂」以感謝對方的掌聲。德國戰壕內的士兵也學着說英語「聖誕快樂」回應不方，這樣一來一回，彼此的隔閡似乎一下子緩和下來。與此同時，雙方的機槍小組並沒有鬆懈防備，依然耐心觀察着對方的動靜。事實上，在各國戰壕內的士兵也想停下來不作攻擊，縱使不能與家人同度佳節，但也不希望在這個象徵愛與和平的節日開火。

又過了一會兒，從德國戰壕那邊傳出士兵用英語高叫：「不

要開火，香煙，聖誕快樂」，然後投擲了幾包香煙在無人地帶。當然，不軍這邊的士兵絕不會貿然走出戰壕到無人地帶拾起那幾包香煙，以防是一個陷阱。經過不軍士兵商量後，他們找來一條三米多長的樹枝舉起並用德語大叫：「不要開火，撿香煙！」然後不軍士兵把無人地帶內最接近他們戰壕的三包香煙拉到自己的戰壕前，經過一番努力才把香煙弄到手。不軍興奮地打開煙包一起分享德國生產的香煙，接着向德國戰壕用德語高呼：「好香煙，謝謝。」

過了一會兒，不列顛士兵也在戰壕裡籌集了一些餅乾和香煙，然後向對面戰壕用德語高呼：「不要開火，餅乾、香煙，聖誕快樂」後，依樣把物品大力投向無人地帶。德軍戰壕那邊用英語回應說：「非常感謝，聖誕快樂。」接着，德國士兵同樣也拿了一條連着網子的長枝條把不列顛兵投擲的物品拖拉到自己的戰壕去。

萬信興奮地拿着剛才抽完的德國香煙煙頭和空的包裝盒子回到地下室，看見正在休息的泰來已醒來，於是趕緊告訴他德軍善意投擲香煙一事。萬信說：「泰來，今天的聖誕節真夠特別，從早上到現在都沒有聽到炮轟聲，四周隱約聽到的反而是聖誕歌曲。」

「真是十分難得，大家都放下敵意停火一天。今天是聖誕節，萬信，祝你聖誕快樂。」泰來聽畢戰友的描述後說。

「噢，我就忙着向你說事，差點忘記跟你說一聲聖誕快樂，

泰來！來，你聞一下這德國香煙，味道不錯。」

「可惜我不抽煙，領略不到它的味道。」

「泰來，重點並不在它的味道，而是德國人的心意。這個味道會讓我永遠記得他們這一日的停火和友善的行動。」

「對，我同意。而且人類的嗅覺記憶是特別長久的。」

「回想剛才雙方把香煙和餅乾投擲到無人地帶去，然後各自想法子去把物品拖拉到自己戰壕的過程其實是一個信任度的測試，我們兩方在今天都做到了。」

「看來，我真錯過了一幕大戰首個聖誕節德軍與不軍友善、和平的交換禮物儀式！」

「你也可以爬出戰壕看看各方陣地，我估計今天戰事應該停下來了。大家都被聖誕氣氛感染了，不想作戰。」

「說的也是，天寒地凍，佳節當前，大家可以放鬆一下。」

「我會把今天這個意想不到的聖誕節奇遇寫信告訴我的未婚妻。」

「那麼，我應該把這一幕創作為一個戰壕中的聖誕節漫畫故事了！」

「對呀，我可以提供資料給你，泰來。你猜其他戰壕會有停火和友善的交流嗎？」

「我猜，那要看雙方平時的相處情況了。像我們與對面德軍戰壕的對峙一向不算太惡劣，迄今也沒有發生重大傷亡攻擊，當然可以友善交流。我看比利時人和法國人便很難接受德

國人釋出的善意了。不過，很難也不代表絕對不可能發生。」

「對。相信家人知道我們今日度過一個平安的聖誕節，他們會倍感安慰。」

「確實是一個安靜、和平的聖誕節。真要感謝天主。」

「噢，泰來，你是教友嗎？」

「是，我是天主教徒，你呢？」

「我是聖公會教徒，不過，對我來說都是一樣。我們都相信耶穌基督誕生在馬槽中，然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萬信，有時候我在想若耶穌基督知道我們人類正在這裡自相殘殺，他會怎麼想？他的聖死並沒有令人類好好反省，我們不單沒有悔改，反而變本加厲！」

「噢！好嚴肅的話題！你不單有藝術天分，還有靈性的領悟。」

「沒有，只是我認識一位老神父，曾經跟隨他學習過聖經，我蠻享受思考一些宗教、人生哲理，似乎對我的創作也有幫助。」

「你說得太對了，死亡威脅變得這麼近，不時令我想起一些聖經經文。尤其當我感到害怕時，這些經文都能安撫心靈。」

經過冬天短暫停戰後，不列顛軍在 1915 年 3 月上旬開始在新沙貝勒（Neuve-Chapelle）向德軍展開攻擊，三日的戰鬥造成不單上萬士兵死傷。一個多月後，輪到德軍第 IV 集團軍於四月下旬再度試探式開始向伊珀爾市東北面和南面地方攻擊，

當時防守在伊珀爾地區除了本土比利時軍隊外，還有法軍、不軍和來自加拿大和印度的不列顛遠征軍。繼前一年的第一場伊珀爾戰爭失敗後，相隔五個月，德軍再次攻擊同一目標其實是有備而來的。除了帶備常規武器外，德軍還運來五千個裝滿氯氣毒氣的氣缸作為武器。4月22日，約在下午五時，法軍最先看見一團黃綠色的煙霧從德軍的戰壕升起，越過了無人地帶，並且隨着風勢向法軍的戰壕飄浮四散。面對這陌生又奇異的煙霧，士兵並沒有即時聯想到為敵人武器。當士兵們陸續吸進了散播在空氣中的毒氣後，身體不適情況出現，尤其是對眼睛、鼻子、喉嚨和肺部的刺激最為明顯，他們馬上感到事情不妙，本能地四散逃走躲避毒氣煙霧。

在附近巡視的弓箭天使一直搖頭，看到那團黃綠色煙霧便立即明白德軍使用這新式化學武器。當德軍繼續向不軍釋放另一批氯氣毒氣時，泰來所在戰壕的地面戰友首當其衝吸入了有毒的空氣，戰壕內的士兵亂成一團，爭相走避，呼叫提醒戰友德軍已在四周散播了毒氣。當時正在地下掩體休息的泰來也被地面傳進來的驚呼聲驚醒，立即機警地從床上起來。他看見一些地面戰友倉惶跌撞地逃回地下掩體，按着鼻子和咳嗽說：「小心，外面有毒氣！」說完，便不支倒地，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毒氣也悄悄進入了地下掩體。泰來急中生智，先按着口鼻，接着迅速找來一件衣物把它全弄濕，再用它來掩蓋口鼻，然後大步走向出口爬出地面。

當泰來到達地面時，四處煙霧瀰漫，情況極為混亂，不少戰友倒地按着喉嚨或胸口掙扎。泰來看了四周一眼，立即決定向着沒有什麼煙霧的方向奔跑過去，他後面還跟着幾名戰友。當他們剛走到一處煙霧並不多的地方時，一隊、一隊面上佩戴着奇怪面具的德軍出現，並向着四散的協約國士兵亂槍掃射。已經走到有點體力不支的泰來被幾發子彈射中左大腿和小腿，跌在地上，他閉上眼睛等待德軍的下一輪掃射。就在這時，弓箭天使趕到，立即上前用大斗篷蓋着泰來和三名戰友。因為弓箭天使認得泰來和他的一雙巧手，他將會是深受前線戰友喜愛的軍隊漫畫家，天使必須保護他的性命和雙手，使泰來可以繼續創作更多包含愛和希望的漫畫鼓勵前線作戰士兵。

泰來伏在地上，等了很久沒有動靜，於是他再度張開眼睛，眼前是四周躲藏在樹林的德軍向着戰友開火。他感到自己和另外三名戰友好像躲藏在一間隱形小屋內，空氣清新，而外面的人完全看不到他們四人！三名同樣受傷的戰友正在誠心祈求上天千萬不要讓德軍看到他們。四人屏息靜氣，各自嘗試替自己包紮傷口，他們之間也不敢發出半點聲響以免被敵人發現。

泰來安定下來也向天主禱告說：「天主，感謝祢在危難中救助我，感謝祢沒有讓我的雙手受傷，可以繼續畫漫畫。除了感謝，也不知道說些什麼。我願意，以我的漫畫照亮情緒低落的前線士兵，令枯燥無味但又充滿危險的戰壕生活增添笑聲和活力。」

不知過了多久，黑夜來臨，毒氣也消散得差不多，但是泰來的隱形小屋依然有光線照射。凌晨時分，不軍的救護擔架隊經過，泰來他們便爬出屋外向救護員求救。

戴着簡單防毒面具的救護員檢查泰來的傷勢後說：「好消息是，你的眼睛、鼻子、喉嚨和肺部都沒有受到重大傷害，至於壞消息是，你的左腿上有三個槍傷，相信要好幾個月才能走路！」

之後，泰來被送回倫敦治療腳傷。在他休養期間，泰來專心創作了幾十幅關於戰壕生活的幽默漫畫，並且把部分作品投稿到報紙和周刊。寄出漫畫後，泰來又作了一個禱告說：「全能的天主，是祢大能的手救助了我，雖然有三處槍傷，但沒有傷到要害，保存了我的性命，身體正在康復中。我依照先前的禱告所承諾，現在把漫畫稿件投寄，希望能獲得刊登。」

不久，其中一份投寄的周刊接受了他的稿件並把漫畫刊登，得到許多讀者正面評價。由於泰來的漫畫極受歡迎，軍部正式把他調離前線，專心全職從事繪畫關於軍隊的漫畫創作，以提升士兵的士氣。

泰來當然欣然接受這個新工作，弓箭天使更為自己及時出手相救泰來而感到安慰，因為有藝術天分的士兵本來就不多，還要把風趣、幽默的元素加進漫畫內容，多麼不容易找到的一個戰士漫畫家！

墮天使系列 ①

西線種子

作者：袁孜思

編輯：張珏熒

設計：Dawn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香港總經銷：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886) 2-8227-5988

<http://www.namode.com>

出版日期：2026 年 10 月

圖書分類：華文文學／戰爭小說

ISBN：978-988-8972-36-4

定價：港幣 135 元正／新台幣 540 元整



百年之後，一段被歷史淹沒的真相浮出水面——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只是人類的戰爭。

本書大膽揭露這大戰背後不為人知的陰謀，以及這陰謀背後天使與墮天使的鬥法。

四年多長的戰事，撒旦和五位墮天使在法國楓丹白露、君士坦丁堡、凡爾登陣亡士兵墓地等地方，進行了六次極為重要的會面。每當戰事停滯不前或出現和平曙光時，他們便緊急召開會議，不斷調整應對策略，務求令戰事繼續。

除了天使和墮天使外，本書還包括西線戰線上的協約國士兵、澳新遠征軍、教宗、三位不同國籍的軍隊神父、戰地記者、傷兵、戰俘，以及平民百姓。士兵的戰壕經歷、前線對敵的戰爭實況、平民和戰俘的囚禁營生活……無不令人感到震撼與無奈！多少次，天使彌額爾和拉斐爾率領天使兵團奮力協助人類，對抗撒旦的魔力……

人間炮火連天，天上善惡交鋒。這本小說，值得你再次重溫大戰西線戰線上熟悉的戰役和重要事件。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PO}E.

圖書分類：華文文學 / 戰爭小說

定價：港幣 135 元正 / 新台幣 540 圓正